愚伏集

卷三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五

疏劄

擬上劄

伏以金浦山所墓號議定之事因禮官啓辭令儒臣博攷事　聖教既以依漢故事爲言而兩漢諸帝之崇奉私親而避陵字不用者惟宣帝稱戾太子葬地曰戾園史良娣曰戾后園史皇孫曰悼園此外如安順桓靈則皆追尊所生考妣爲皇爲后故其葬地直稱曰陵此則蔑禮踰制之甚乃　聖明之所深惡而不欲爲者竊想　聖意必欲依宣帝

故事稱之以園寢免君臣混稱之嫌固無不可但臣之愚意今此葬禮既已悉遵禮經之訓凡議物之附於墓者皆用大夫之禮此盛德事也臣民之所悅服後王之所矜式實在於此而墓之有號又非大夫之禮如以墓爲係于葬一邊事則得無容有更議者乎臣於此時忝在儒臣之首而疾病纏綿不能自力就列區區所懷又不敢隱非欲自以爲是也竊念臣本以管窺之學重以膠柱之見其於議禮之際恐有終始執迷之患此非微臣一己之私憂而已也愿乞聖慈察臣狠狽之狀特命遣斥無使久據論思之席

或致公私兩妨不勝幸甚

請姑停園號劄

伏以臣伏奉　聖旨因禮曹啓辭令藝文館堂上撰
定園號備望　啓下者臣旣不量力分冒擾館職而
大提學臣金堉又方奉使于外在臣職分不敢有辭
謹與直提學臣李弘胄相議撰定別單書　啓外臣
之愚見不無可疑者玆敢略陳梗槩以備採擇焉竊
念　殿下誠孝出天卓冠百王當此送終大事其欲
自盡之心豈有窮已而上念宗統下循廷議抑情屈
意俯從禮制凡儀物之附於墓者悉用大夫之禮此

是盛德事也臣民之所歎服後王之所矜式皆在於此今墓亦葬一邊事則祭前後異制容有可議如或以立園爲祭一邊事則祭以諸侯論說紛然臣不欲固執已見遽有爭辨而其間亦有一節未安當初旣以　大院君墓山爲未盡吉早晩必有移奉同塋之擧而一園之內不容各立名號若以今日之號加之於　大院君之墓則又爲以尊從卑於禮不順豈不爲大未安乎臣意　殿下之卽阼四年于此而　大院君之墓未有名號今於別宮之葬先立殊稱似非一日不可緩之事莫如姑

爲停寢待他日移奉大院君之後徐議名稱恐合事宜伏願　聖明深留睿念令禮官問于大臣更容熟講施行幸甚臣前在玉堂欲以此意略及於博攷之啓而同僚以有違常式爲言故泯默而退今承聖教適當此事不敢不以前日之所欲言者仰達焉抑臣於此又有所深憂隱慮者今日大臣禮官皆老成練達之人其於此等節目慮豈不及而覆　啓之際未免有睢盱囁嚅不能盡言之患此豈其心不忠於　殿下哉伏見近日前後　聖教率皆過於嚴峻而平恕不足其間或有不誠之言發於不平之心者

如頃日勿令百官來參之　教是也　殿下平日何嘗有如此命令乎竊料　聖上之抑情從禮本出於勉強而非其所欲平居必有欝欝不樂之懷而左右便近之人不識禮制或未必不爲外廷薄視私喪之說則以　殿下至情所在安能不爲之怛然而悲矍然而疑乎既有此念留在心中則觸事而發者又安能鏡明水平而常得其正乎遂致上下疑阻情意不孚發言慮事動以激惱　宸衷爲懼雖有所見不能直遂嗚呼此豈天地交泰朝著和平之福哉外廷百僚孰非　殿下之臣子而故欲薄於　殿下之所生

乎人同秉彝斷無此理伏願　聖明虛心察理捐去
留滯常令宵次寬平無一毫悄忿之私凡有施措開
心見誠明降指揮或登進大臣傾倒商確可否相濟
則和衷之慶國家有賴而其於　殿下寧神養性調
保氣體之道亦大有益豈不幸甚臣身在散地不當
越職論事而目見時事多艱氣象不佳區區平日感
恩願忠之誠不敢有懷不達犯分之誅實所甘心惟
聖明諒其愚衷而恕其僭踰焉

弘文館劄

伏以臣等伏見完城君崔鳴吉劄子旁搜曲引出入

經史縱之以懸河之辯而被之以變幻之文使人一再看過恍然莫知其端倪也雖然禮必有義論禮者必先明其義故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論今日之喪者當以厭屈爲大義　聖上既以支孫入承大統爲　宣祖之後所生父母之當爲私親其義皦然如青天白日一國之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既是私親則安可不爲降屈而得伸其本服乎彼力主三年之議乃爲親則長孫之說以文之而終則曰爲宗統所厭出於何經其言可謂肆矣　聖上於　大院君固爲長子而於　宣廟則爲庶孫而非長孫也據臨海

既死光海罪廢之後而言則　大院君於次爲長而
自本初天倫而言則爲衆子而非長子矣子夏傳曰
有適子者無適孫夫適孫之當爲祖後在所不疑而
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亡然後謂之適孫其義
嚴矣今乃謂自今日言則　大院君爲長子而　殿
下爲長孫不亦誣乎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
緣既葬而除之子夏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耶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疏謂子亦不敢服者謂君
之正統也此非所謂厭於宗統乎以此而言則　殿
下既承　宣廟之正統而別宮之喪　宣廟之所不

服則　宣廟雖不在而尚有餘尊之厭　殿下之不得三年亦甚明矣彼以三年爲斷者不亦誤乎禮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玄註祖不厭孫故也彼以此文爲　主上三年之大證而曰　宣廟在亦當不降嗚呼真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庾蔚之言曰此謂凡庶子故鄭玄謂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伸其私服也以此而言則承祖之重者雖父服亦不得伸矣彼謂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者不亦誤乎禮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此謂天子封建諸侯惟其賢有功以漢而言則蕭何曹參

未必長子故謂之奪宗耳非今日之謂也彼謂殿下有不世之功雖非長子猶當奪宗況長子乎是欲使殿下既承宗廟之大統而又爲宗子於大院君豈不爲二尊之歸乎必欲如此則無寧以大院君直入宗廟如李義吉之說然後方爲一統無二尊之譏矣彼亦知此說之得罪於公議故乃爲別廟之論其言不幾於首尾衡斷而自相矛盾乎其曰無論當立不當立爲君之父母則一也寧有庶孫承重而不得父其父乎云者以父子之常情言之則固也以禮制之變節言之則亦有所不然者賀循之論

廢疾不立之父祖有曰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爲三年仐　大院君爲　宣祖之支子則何可比之於繼體之適子而不降乎其曰合司所謂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乃指始受命之君云者不知何所祖述而云耶王莽文飾經術移漢九廟者之言合司必不肯取而爲證斯言亦甚矣合司之論臣等亦未知有何來歷而以事理推之則苟非始受命之君則豈有子爲天子諸侯而其父爲士者乎若以大宗無后而支子入承者言之則自有降殺之禮不得自伸於本親也明矣況元始之奏

初非王莽之所獨爲設使出於莽意但論其言之是非而不當訊其人之賢否乃聖人不以人廢言之公心也若如鳴吉之論則呂氏不韋之書不當編於禮記而范曄之後漢書可焚也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然凡人之情親親恩常患於有餘尊尊之義常患於不足故先儒之言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蓋恐以恩掩義也彼乃謂不可以尊尊而廢親親亦與先儒之說正相反矣　聖上誠孝出天其所不足而當勉者豈在於恩乎范宣之答蔣萬主意在於次孫當持重則與今日當行三年之說自相不干

而謂之分明畫出今日事其他叔世之禮不足爲後世之折衷者悉皆援引立證亦可見其論之駁而不精矣嗚呼在廷之臣孰不欲引君於無過之地而上自大臣下至韋布論議堂堂不謀同辭則此所謂人心之所同然而敢將一已之私見以戰已定之公議擅爲別廟軒架等論略無辭讓慎重之意至謂滿朝名流舉陷無父之罪使三公不安舉朝失色不亦痛哉臣等俱以謏聞寡見其於禮學尤甚憒然而然於今日厭降之大義出於良知本然之天而得於萬口一辭之公論忝居論思之席得在可言之地竊想

聖明非必有惑志於彼而猶令廟堂回啓蓋欲令是非明白不厭熟講而大臣只說大約不欲深較臣等區區褊淺之見猶有所未安不敢嘿嘿伏願　聖明垂察焉

司憲府論君德劄

伏以天下之事不進則必退德不日躋則下究於愚治不日升則終趨於亂方其退步之初人莫之覺而日退日遠終至於望塵而歸越此必然之理豈不大可懼哉古昔聖人之所以兢兢業業畏小心惟恐一念之或忽者蓋爲此也臣等竊念　殿下之憂勤

願治四年于茲而治具之漸張者未見其日進而但見其日退當　殿下撥亂反正之初革舊鼎新之日臣民之所以鼓舞聳動翹望於　殿下者如何　殿下之所以淬礪奮發而自期待者如何而今日之所成就乃至於此不惟臣等爲　殿下惜之竊想閒燕無事之須中夜不寐之時必有穆然深思慨然長吁而不勝其憂懼者矣嗚呼資美如　殿下志大如　殿下好學如　殿下愛民如　殿下而治效之著於外者反出中主之下循此日退則將不免於亂亡之歸求之事理豈不可恠良由大臣之所以同心同德

寅亮天工者不能盡道百僚之所以夙夜匪懈贊襄庶績者不能稱職以致宵旰日勞而食效日遠有君無臣豈不爲千載之永歎乎雖然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然則今日世道之所以污隆殿下安得以不自任而臣等亦安得不以望於殿下哉臣等聞凡事之所以日進而無退者誠而已矣誠者真實無僞之謂也悠久不息之謂也苟能行之以真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功則何德之不修何功之不成哉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聖人之所以德久業大日新而富有者誠爲之本也臣等之事 殿下亦已久矣雖其寂然不動之地不得以窺測然而執表而占裏觀迹而察心則亦有可得以言者矣辭氣之發未免於抑揚政令之施或出於文具則 殿下之真實無僞未能如古之聖人矣始初清明動省慮善而曾未數年漸不克終則 殿下之悠久不息未能如古之聖人矣子思之言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使子思而非聖人則已子思而聖人也則今日治效之無物果不足恠而不但爲臣僚之罪也 殿下於此可不惕然深省

而思有以誠之乎至其所謂漸不克終者臣等旣發
其端而終不悉陳則區區忠愛之心誠有所慊然而
不安者請得以究言之改紀之初特設裁省廳凡國
家經用悉從儉約上供之物減之又減大臣慮其太
苦難繼則　教之曰若此閭閻時亦不爲苦矣其爲
民惜財之意出於至誠而今則喪制之用賓客之費
務令豐侈此則恭儉節用之不如初也愛惜民命視
猶赤子有犯殺人之罪則必拿囚嚴究雖勳臣貴近
亦不饒貸今則方伯枉殺而毛髮不動守令恣殺而
坐席帖然夫殺其管下與殺人異者特不償命耳寧

有罪輕刑重殞斃人命而全然不問者乎此則惻怛愛民之不如初也銓選之地特　旨屢下輕用爵賞仕路淆濁則慎簡之公漸不如初矣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不由喉舌或從旁蹊則宮禁之嚴漸不如初矣至於優容直言之漸不如初則爲失愈大而爲憂愈重臣等請別論之臺諫者國家之綱紀公論之宗主明王誼辟之所倚以爲耳目暴君昏主之所畏而不敢肆者也自古國家之所以亡其道非一而拒諫自用受禍尤酷　殿下歷觀前古豈不知此而厭聞之病愈往愈深臣等固知致此之由矣　聖質英明超

出前代俯視臣隣皆莫已若而論事之人或措辭失
當或風聞不的以致不快於　聖意凡有所論一例
持難未見轉圜之盛時矚扵鱗之怒此在諸臣或不
爲無以自取而　殿下之所以待臺諫者不當如是
古人所謂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智出庶物而聽於
至愚者豈不爲盛德事乎人主之威過於雷霆賞之
使言猶恐難於犯顔況一言不合輒加詰責有如訟
官之盤問證佐以求違端者至或不從物論特　命
遠去臣等不知今日朝廷能有硬脊強項者幾人終
不爲之挫折而爲國家盡言哉莊士卷舌而退懦夫

舍嘿苟容則雖有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　殿下無由得聞不亦危乎　殿下以不世出之資抱大有爲之志而持此五不如以缺四方之望此臣等之所以爲　殿下深惜者也臣等伏覩前日下政院之　教有曰諫院不考該曹文籍構出一張浪說使遠近之人不能無憾於朝廷其失不亦大乎臣等竊爲　殿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夫　殿下之自初至今至誠勤恤者豈爲欲見知於民乎只以君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天理當然自不得不愛耳此所謂真實無僞之心由中自然之發故　殿下雖深居九重不大

聲色而八方咸生無不歸仁誠之不可掩有如此者
殿下但當終始此心益篤其仁則薰蒸透徹之效將
至於鳥獸感若不但此而已也苟不
能此而或有一毫求知之心則便是內交要譽之念
聖人肖次何可一刻留此一點查滓孔子所謂先難
後獲孟子所謂有事勿正董子所謂不謀其利不計
其功者此正立心源頭不容毫釐差處學者與帝王
同一心法也　殿下平日豈不熟講深體而乃爲此
言以歸咎於諫官乎然若使此言爲一時心氣不平
偶未致思之發則乃是說時病痛猶未甚害不然則

臣等竊恐　殿下之存主處失其赤子之心而施之政事者未免爲倣仁之歸矣此豈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哉伏願　殿下反求痛省深思病根所在隨動隨靜常加拔本塞源之功使動於中者無一念之不實發於言者無一句之不實施於政者無一事之不實粹然以聖人之事自期而加之以不息之工程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積以歲月無少間斷如此而德業不日進治效不日著則臣等當伏妄言之誅矣獨恐　殿下英睿太過視臣等所論以爲腐儒迂濶之談而不肯喫緊用力耳臣等又念凡人之情對人則

莊獨居則肆與勝已者處則敬心生與不若已者處
則驕心生傍無彊輔則有過而不知故雖以子夏之
賢猶以離羣索居爲懼矣吉哉程子之言曰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
陶德性矣今　殿下之不接臣僚已過半歲雖德性
已成無藉於薰陶而深宮獨居之地亦安能保無尤
悔之作乎竊覩數月以來　命令之發多不和平與
平日不同得非索居已久之致乎仰惟　哀疚之中
羸憊已甚而比來旱熱之酷倍於常年雖不得日
御經筵以勞　玉體而時於氣爽之朝暑退之夕或

登進大臣商確機務或引接儒臣講論經義則不惟於進德修業之功大有裨益其於開釋湮鬱節宣氣體之道所補亦不細矣嗚呼今日國家之事岌岌甚矣內而民愁兵怨財力虛竭外而強寇伺釁四郊多壘天災物怪式月斯生今年螟螣之災又八路同然存亡危急之會決於呼吸而臣等旣無致用之學又非識務之才誠不能出奇謀建大策以爲扶傾補敗之業獨念君臣上下方在漏船之上無一人任爲已憂極力擔荷悠悠泛泛但爲歲月偷安之計不知如此委靡終欲稅駕何地思之苦痛寧欲無生惟其鼓

作振發之機係於　殿下之一心故敢以誠之一字爲今日應病之藥蓋謂根本之地誠意一立則其他自當綱舉目張無不如意周子所謂正其本萬事理朱子所謂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者皆此意也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焉

擬上論事劄丁卯

伏以臣等竊聞　朝廷遣人虜庭以問安王弟爲名而遺書虜酋使輟留兵此事出於　聖等廟堂知其不妥而不能力爭云臣等愚慮竊以爲此事之行甚不便者二大不可者二夫與虜交書初出於甚不得

已而兵交使在其中亦兵家之常事既已通事則其有辭命在所不已今則虜既還窟而專遣使价與通書信此豈不得已之舉乎且若致書於阿酋而不致書於國汗則非惟事體不然虜若認爲不敢致則招辱莫甚認爲不足致則見怒必大此其甚不便者一也若欲并致書於國汗則交際之始宜有幣物而厚之則後難爲繼薄之則意必不滿此其甚不便者二也毛帥之反覆詭舌素矣必以羈縻藉口譎我於天朝又矣而虜兵纔輟使价隨之則得無有以信譎人之口而來　上國之疑乎此其大不可者一也夫

聖慮之所以必及於此者無他但欲疆場之內無留
雜種而彼之桀驁必不於一言之頃便許輟還或以
悖慢之言相加則豈不益爲難處乎　朝廷何苦而
爲此不必爲之舉以買其辱乎此其大不可者二也
前日虜書之來顯以留兵給糧爲言其悖逆無理不
啻甚矣　朝廷當責以渝盟使卽輟回而乃以緩辭
答之有若以信義相期者然此已失之東隅而今又
輕着一手以爲有害無益之舉竊恐他日之悔有不
可勝言者矣聞胡差以督馬一事尚留甯川臣等之
意莫如改撰國書嚴辭峻斥明曲之在彼馳送于金

起宗處使之換付而遣人一節姑爲停止徐觀其勢而爲之後圖似爲妥當伏惟　睿筭留神澄省焉前日在傍遑司以不可遣使之意言于大臣請再力爭而又恐朝議不一將自本館上劄是日大臣啓啓請蒙允遂不上

王堂請從諫劄

伏以人主之德莫大於聽言而莫小於自用國家之興亡治亂恒由於此古之明王敬大臣而重臺諫不詢則已詢則必用不言則已言則必受者誠以此也頃日趙絅之疏雖未知所論云何而朝報中見其大槩則近日臣僚之所難言者也其剛直不撓之氣宜

在所奨而疏入累日置之不報設使所言不中亦當
開譬曲折以示優容相可否之意不宜如此貌貌視
之若無聖人之待萬葬亦不如是也至於　私廟覲
宮祇迎一節初非大段難處之禮大臣所言亦無不
可從之事而詢而棄之如待小各司草記者然若是
則濁運萬機足矣安用大臣臺諫爲哉大平無事之
時猶不可肆然自用況此危急存亡決於呼吸之日
乎甚非臣僚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也明日祇迎之
禮請依大臣所言趙絅之疏亦乞卽日　開答以恢
舍已之量以盡聽言之道不勝幸甚

王堂論時務劄

伏以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定非常之計然後能興衰撥亂轉禍爲福以卒建非常之業苟或志不先立計不素定因循頽墮不能自強則終亦必亡而已豈不大可懼乎徂茲戎虜之禍尚忍言哉邊疆失守列城尾解西土生靈剪爲魚肉至使君父蒙塵　廟社播越今日旋還亦燕雀之處堂耳嗚呼其危矣然而虜退之後已踰一月而恬嬉寂寥未聞有非常舉措可以慰悅中外神人之望激動忠臣義士之氣者而　殿下之罕接臣隣如舊厭聞直

言如舊一切擧措皆與平日無異臣等甚惑焉豈有
以 殿下之明聖躬歷艱危備嘗憂辱而反以尋常
施措處今日之事乎抑無乃屢經禍變志氣蒭然付
之於無可奈何而不爲之所乎是則不然古人云多
難興邦殷憂啓聖此正 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願
殿下毋自沮而益自強焉誠能日夜淬厲毅然發奮
曰島栖之恥可勝雪乎脅盟之辱其忍忘乎犬羊之
與和其可恃而爲安乎寤寐一念惟在於湔祓洩憤
而不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則 殿下
之志立矣將不可不選兵不可不鍊糧餉不可不峙

器械不可不精縱不能提兵深入掃穴犁庭他日虜
來亦可堅守而擊却之不至於前日之束手無策倘
或　王師出征令我協勦則亦當整徒旅裹餱糇效
敵愾之義於遼瀋之東策出於此則　殿下之計安
矣然後日與大臣備局諸公講劃凡係內修外攘之
事畫一立條責勵臣工屢省乃成今日發一號明日
做一事如初學之逐日課程挨此施行着實用力一
月則有一月工夫一歲則有一歲工夫無得悠悠泛
泛坐失事機蓋制和之權初不在我而虜人我境無
所創畏一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保其必無而尚

可耽延舒緩不汲汲以圖之乎臣等聞　廟堂方議
修攘之策靡所不究而其間或不無可論者臣等請
得以言之夫發遣將官於各道主鎮官使之操鍊管
內軍兵臨亂率以赴敵此固善矣但念人才實難八
箇兵使尚患於不得其人許多主鎮將官又安能人
人得才以充之乎且我國無養兵之資不能分兵農
爲二故操鍊之事必於農隙一年之內不過操鍊數
朔則其餘八九朔京官安坐無事而費郡邑之支供
其弊之及民者多矣　廟堂非不慮此而猶且遣之
者必以外方无難得將才也臣等之意此將非如大

將統御三軍之化不過巡行管内若干邑挑選兵丁教習技藝坐作而已但令主鎮官移文管内守令使之各選境内一人而不拘有職無職儒生武士惟務得人既得之後會坐而明試之技其尤一人以爲主鎮把摠屬以治兵之事挑選不敢不精教鍊不敢不勤本道兵使又以三農之暇巡歷而撫循之聚閱而犒賞之以得其心賊至則令兵使領進豈不簡而有要乎且禦敵之備莫如用砲其力可以及遠其巧可以命中其威聲可以辟易人馬誠使一軍各置砲手三千以爲先鋒則雖強寇無不摧敗往年逆酋以若

千降倭置之前列而軍官莫能當今年安義之戰中
九者無不倒斃此可以見矣宜令下四道擇丁壯有
膽氣膂力者兩南各三千五百名忠清道二千五百
名江原道五百名如此凑之總爲萬名教習而操鍊
之則不過旬月皆爲一等妙手矣但欲善其事必利
其器而我國鳥銃不能堅緻易破而難中亦宜分定
於統制使及慶尚左右兵水使使之措貿倭銃又令
東萊府使發稅銀以貿或遣譯官船載物貨往貿於
對馬島如此多般措置萬柄鳥銃不足辦矣議者或
謂砲非難習之技人可學宜令步卒盡爲砲手此

固好矣而銃器火藥皆所難備姑得萬名亦足以辦此賊矣且於武科規矩中令取鳥銃三發二中以上則國俗重科舉必將爭起而習之此亦勸奬之一道也臣等之見養砲手當爲今日治兵之先務而不可緩者也至於積峙糧餉又是莫重之急務而　廟堂未有善策實緣公私板蕩着手無地非其智有所不及也惟有節經用一事爲若可講而又不能大爲變通只汰得一二微官減得若干下吏而止議減　祭用御供則其名甚大而其實則縮節無多諸大將軍官雖未知名額幾何餼廩幾何而度亦應不甚小用

以宣衛得力亦不甚多而終不能罷去蘆田設屯鹽收稅等事亦係拮据軍餉之事而兩司論勢逾月尚未得請如此而欲望省費治財以裕軍食不幾於捧土而塞孟津乎嗚呼國家危亡之禍既以剥床而及膚矣苟可以有益於治兵積餉則當無所不用其極而餘皆不暇計也臣等切願　殿下明降指揮先罷內需司以其八屬之度支使爲軍需而無得他用其他　廟堂諫所論悉皆次第罷行雷厲風飛勿用平日常套以聳動軍心且令大臣以下至于內外庶官下及閭閻品官士子凡不爲兵者皆出一

疋布或自願加出者聽則度一年所收當不下累十萬疋限兵食稍格間歲以爲常則所補當亦不細矣仍以此意　下惻怛之教使外方稍實之家各出其仰事俯育之餘以徇國家之急則躬率之下必有洒泣而應命者矣臣等竊料内需司歲入必不甚多雖罷之不足以補軍食之什一而但念此司之設本爲人主私蔵非三代聖王之制而　列聖因襲已過百年四方之人皆知其不可罷久矣一朝聞此令之下則凡有血氣孰不感動奮發仰　殿下至公無私之德恩　殿下憂皇切迫之心而願爲之致死力乎若

然則盡田設屯可以回　慈殿之聽魚塩收稅可以
愧諸宮家愛財之心而義氣所激或將請還之不暇
矣此臣等之所謂非常舉措而願　殿下之行之也
臣等俱以迂腐書生不識時務軍旅之事尤所未學
而乃敢發此口喋喋者誠以國事至此杞國愚人不
敢謂天不崩苟有所懷惟當各思自效而不可拘於
語嘿之常節譬如大厦將顛凡處於其下者皆將疾
走急聲以盡其擎撐之力不可以吾力不及而拱手
而坐觀也雖然臣等之拳拳於　殿下者不在於事
爲之末而在於立本之地卽前所謂立志者是也衛

爲狄所滅文公野處漕邑者凡有幾年而卒致革車
三百乘騶牝三千而狄不敢再窺越王句賤栖於會
稽臣妾於吳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成沼吳之功
以雪其恥臣等不知此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而能
致此乎觀其衣用大帛嘗膽於坐軾蛙於
道則二君者堅固刻厲之心蓋未嘗一息弛也往日
之事固已不可勝悔而言之亦無及矣然猶有可諉
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小屈思所以
大伸暫辱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不
遑寢食以爲自強之策他日賊來無以待之則　君

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亡雖幸而不亡其屈辱之甚將有十倍於今日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爲偷安苟活之主而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堅立此志終始靡懈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之上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毋循於文爲之細節而忽遠大之慮以毋爲二君者之罪人則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又

伏以　主已辱矣　宗社將墜矣民生困而兵不可調矣財力竭而糧不可繼矣朝夕虜來而無以待之

矣正使大小臣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爲尚恐無救於淪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寬縱泄沓悠泛略與平日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覘者發笑甚處堂之譏嗚呼痛哉竟意者天之將喪我邦而奪之魄乎不然何其舉一世之人而靡哲不愚耶臣等中宵仰屋拊膺長吁蓋將深思熟慮而得其故焉今請畢其說而受妄言之誅不忍舍糊泯默欲說不說而負 殿下於呼吸存亡之日也臣等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此乃聖賢之明訓而事理之必然者也臣等竊觀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

怠於一年聖敬常歉於日躋志氣漸流於宴安式至
于今雖新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
成湯懲災後患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爲命令
之間率循故常殊未有嘆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
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則臣工之惰窳庶事之隳
廢日趨於危亡之域者其故可知也臣等前日所論
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毋循於文爲之
細節而忽遠大之圖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
請條陳一二而願　殿下之反之也臺諫者人主之
耳目而朝廷之紀綱也臺諫得其職則紀綱舉而國

家安不然則廢而亂故古之明王常倚重而優容之所言雖或過當未嘗挫折僇辱者蓋恐直氣之或傷而紀綱之不振也在治世猶然況當危亂之日乎城門開而言路閉前宋之所以亡也今者賊猶在境戒嚴未解而一言忤　旨峻批輒下或斥以構陷或比之誣告或處置請出而直加遣改是則城門未開而言路猶閉矣臣等未知國家之事終何所底止也至於頃日備忘乃以嚴治爲　教則其挫折之又已甚矣臣等未知彼有何罪而　殿下欲治以何律耶竊恐　殿下於此未免爲失言矣孔子之言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不識殿下何故而出此言以逆閉直臣之口而以重失遠邇之心乎臣等竊爲　殿下惜之欲外攘則內修當先欲治兵則積餉爲急今日之務有大於此者乎苟可以有補於軍餉則餘皆不暇計也臣等之請以內需之入付之度支者誠出於不得已之大計而　殿下顧以　祖宗舊規難於輕議此是安常守故之見已非興衰撥亂之道而下而至於魚塩收稅蘆田設屯等事又非難從之請而兩司論執終始持難頃日

之　教雖極其委曲而終未有以大服人心其所設三不可者特爲私恩兩字所拘而已臣等未知無兵無食國不能存則諸宮宗家獨能享有其富而其所有不爲大盜積乎臣等竊料　殿下之明非不及此而其所以留難至此者未必不以羈縻爲一毫可恃而宰賊之或不來耳若然則豈不爲千慮之一失乎王恢燕人之習胡事者而其言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其他晉宋前車之轍尤爲較然可戒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郵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心有恃而緩於自治

也豈不大可懼哉宋太祖發內帑之錢以爲軍餉而
曰以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猖獗不如今日而乃能輕舍私蔵以徇
事之危急又萬萬不如今日而近日施措乃有愧焉臣
軍用此可以爲法於後世而
等竊爲　殿下惜之禮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
皆獻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繹之者曰傷祖宗基
業之虧損也今二路糜爛萬姓魚肉此何啻亡一縣
一邑之比哉獻冠哭臨之禮雖不可舉而享祀縟儀
權從減損賊平而復常恐亦無歉於奉先惻怛之誠
而　祖宗陟降之靈亦必安於此而不樂於豐豫矣

聞掌樂院爲秋享之用文移外方招集樂工遠近瞻聆必駭然而驚悚然而憤將謂朝廷恃和忘虞認爲太平禮樂文物悉用舊章則何可家置一冢以喻之而其間又有流亡絕户侵及族隣之弊則小民無知愁嗟怨詈何所不至以此而爲備禮之饗臣等愚慮慊慊焉有所不安也如曰祭不可無樂則此又有證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叔弓之卒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況此喪亂孔棘之日緣　先祖聞樂不樂之心姑毋用樂未爲欠闕而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或庶幾矣至於　興慶遷葬之事

出於誠孝之至情又聞儀物已具不至大費財力臣
等不欲以姑徐爲請以傷　聖情而但念兵戈甫定
民未息肩殿屎方深瘡未起而西關一路戰骨盈
城餓殍相枕極目悲傷淚溢于眥況以　殿下赤子
視民之心中夜思之必無以爲懷矣而況　大院君
衣冠之卽安於此歲月已多初無水土崩圮朝夕不
安之患而乃於此時徵發民人遷奉新園似非急急
不可已之擧脫或事未及襄而邊鄙再聳則其爲狼
狽倉皇將有不可忍言者此亦不可不深長思也禮
曰禮時爲大順次之臣等未知今日此擧時乎不時

乎臣等聞　成廟卽祚之後　德宗陵寢一無增修
改廣之事凡儀物之附於墓者悉仍世子之制是知
聖人之所以盡孝於親者初不在儀文之末而利民
人安社稷以永國祚於無窮乃爲眞大孝也伏願
殿下姑先尊意一力於修攘之計徐待數年之後賊
退民安時和歲豐而議此禮則幽明之間兩無所歉
而四方聞之咸曰我　殿下之心急於刷恥雖至情
所在亦皆停寢云則其於感發人心鼓動義氣之效
爲益豈不大哉凡此數事雖非國家之所以存亡而
足以使士氣聳抑輿情疑惑日往月來四方解體將

至於不可收拾則人心向背所係非細而又恐　殿下偷安姑息之念日滋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因此亡國亦非過論臣等安得不以此縷縷於　四聰之下乎嗚呼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百年禮義之國堂堂千乘之君而下與戎虜要盟正使此奴終始帖然已爲難雪之恥況其溪壑難盈嘗隙易生萬無帖然之理乎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恥勿弛嘗膽之憤立之以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刷恥之無日矣

以今日人謀事力決無重恢之望而所望者惟天道助順耳豈不甚難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殿下之所以懋修德政以享天心者其可有一毫之怠忽乎願自今每發一號作一事必先自思曰是可以合天心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如此日日如此則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者寧不默佑於冥冥之中乎易之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孔子傳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臣等之所望於　殿下者惟此而已抑臣等於此又有所憂焉竊見

殿下於臣僚之進言每爲優奬之語以答之而更考
施措之間則終未有肯爲受敎施之實臣僚之進言於
殿下者本欲其底行可續而有消埃之補耳豈望其
一字一句褒美之榮而已哉聖人所謂悅而不繹從
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子所謂柔道不戰而屈天
下忠義之兵者甚可憂也若然則雖嘉猷格言日陳
於前而何益於事哉惟言不可用則勿苟爲褒美苟
其可用則必見諸行事此大舜好察用中之事也君
道幸甚國事幸甚

論答虜書劄

伏以今日國事之急已到十分地頭而發言盈庭互有得失卒無一定可恃之計蓋廟堂權時之論姑欲以緩目前之禍而違天理咈人情大失兆民之心目前之禍未必能緩而日後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至其守正之論則理直氣壯辭嚴義正如張維所發六難可謂說盡事情而亦不言作何責應可以善其後不免如古人所謂說病症甚危意而無甚治法宜李貴之怪恠叫呼口燥舌乾而不能已也嗚呼無兵無食器仗蕩然兩西一路千里空虛不幸賊來了無蕭墻之防人亦何恃而不怪恠乎但以事理度之則此

奴之與我和本欲忘躡後之憂而專力於西向則今
不必爭此若干逃俘遽爾動兵臣於前日　引見遼
中略陳此意而李貴直斥臣爲迂臣亦不能固爭而
退然朝中有心計者亦多言如此豈必人人皆迂惟
其出於懸揣臆料之言故人不能必賊之不來而無
所畏也法曰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此正
今日之所當急急講究者而禦戎之無上策矣而
況於今日乎臣聞兵家勝否不在於強弱而在於曲
直臣請以此言爲今日所恃以待敵者可乎自古兩
國相平必還其侵地返其俘獲者乃所以示誠信也

未論前代之事只如向年日本通信之後我國被虜人一一刷還前後幾萬餘名是則倭雖狡詐猶知以信義相交也今虜無故興兵蹂躪我疆土虔劉我民人鹵掠我財產妻妾我婦女及其約和退歸之後反令我國刷還其擄逸人口而曰陣中所獲卽爲吾民其頑悍没道理實自古戎狄之所未有也前後 國書答之曰我爲民父母既不能保庇於兵至之日及其懷鄉土舍命來歸又從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爲再三往復丁寧懇惻未嘗有一言許還而彼乃責以愆期怠慢益甚向日江上之書顯有脅迫

之意其輕我甚矣廷議以犬羊不足與較初旣忍辱
今且從之當初　引對時除一原任大臣及三司官
外皆主此議而　聖上毅然斷之曰寧國被兵決不
忍爲鳴呼　聖上此言卽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
心而遠近聞之蓋已有感激而流涕者矣以此而言
則我直彼曲不啻天淵勝負之形當有所在而議者
但欲低首下心惟令是供不亦誤乎今幸　聖心堅
定不動於利害之見而惟所答　國書仍前不改臣
前見其書睢盱詈嘯不能明快剖釋猶恐隻字片言
觸動其怒適所以增彼之驕傲何望於息爭乎今宜

先斬李瀁以正其中間擅諾誑敵誤我之罪改撰答
書曰兩國約和本爲保全生民之計而縛送赤子令
就斧鎖實所不忍故前書已屢言之不料奉使之臣
自爲許諾以相欺誑此不惟得罪於我亦貴國之所
深惡故今已懸之藁街矣且以貴國之號令嚴明豈
不能禁戢將士使不得越疆侵掠而乃謂其主必挨
數拏捕如此而曰不壞兩國大道吾未之信也交隣
之義貴於情意相通故赤心相告幸勿爲訝如此措
辭務令明白痛切語婉而氣直則彼亦人耳安知因
此不以變其鴞音耶設或虜性貪暴必欲求逞彼爲

王師所壓必不敢空壁大舉自取扎壽虛之禍以
出兵則我可以數千砲手守要害以待之彼亦豈能
每勝四方之人聞虜再動則必相與唾掌而起曰吾
君既以我故而受兵吾屬安得以不致死乎忠臣義
士膽氣自倍必有推鋒爭死之人此豈非師直爲壯
而爲今日之所可恃乎抑臣於此又有所慨然者焉
臣歷觀前史乞和而洒恥者惟句踐一人而他無有
焉其故何也嘗膽抱氷二十年如一日此箇堅固心
腸豈人人所能辦而苟且偷安日遠日忘乃恒人之
大情也試以今日人心觀之上年海島之辱已盡忘

之雖以　聖上奮發刻礪之志亦恐不如在莒之時此皆和字爲祟也然彼若帖然無釁則我不可先自渝盟以取負約之名今既肆爲不遜之語明言越境侵軼之意則其情可見不如乘此機會聲說是非明曲之在彼而因與謝絶以內爲自強之計不敢一毫有所恃以自懈乃爲以亡爲存之榮何可一聽伸縮於彼而束手乞憐幸朝夕之不亡乎臣本腐儒不學軍旅今老且病昏憒益甚方物出謀萬不及人而區區杞國之憂亦不後於恒人故前在備局蓋嘗略言及此而書生說兵人皆聽爲無用之大言病伏旅榻

咄咄書空愚哉耿耿終不能自嘿於　蔵纊之下獻芹雖愚猶不爲不愛君也臣昨見邊臣馳啓有賊駐九連城以待開市氷合後即當東搶之語走回人所言不可盡信亦不可全然不信宜連綴前後此等狀啓另爲虜情奏文付送于冬至使之行而仍請申勅山海寧遠等處軍門使之詳細偵探伺其東出直擣巢穴則乃爲　王師大捷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不得肆意侵掠則我邦亦免屠劒之禍臣之愚意竊謂此是不可緩之計而宋克訒發行之期只隔六七日事勢必急敢此并陳惟　聖明財處焉

玉堂應求言劄

伏以　國家不幸遭此否運兵戈喪亂之後荐以數千里之旱百萬生靈勢將靡有子遺民之既盡國將何依思之氣咽寧欲無生況我　殿下以藐然之身寄於億兆之上目見將墜之形不啻如九卵之危其憂懼悶迫又當如何耶一札數百餘言丁寧懇惻欲聞讜直之言以爲消弭之術其望助於臣民者至深切矣臣等昵侍帷幄職在論思何敢唱而不和以負厚望第惟救弊之策應急之方諸臣已多言之繼此而至者又將相續於公車之下惟　殿下之所取而

無窮臣等不欲以迂腐之見復效已陳之芻狗而靜
思所職又在於本根之地姑不敢舍此而泛論請以
聖德之所欠闕者爲今日獎源之所在所論雖若迂
遠其實 聖德之所欠闕卽天心之所不享而於應
天以實不以文之道尤頗親切惟 殿下澄省焉
聖德之所欠闕者何也誠實未至也臣等竊覩 殿
下反正之初嚴恭寅畏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不敢遑
寧中外拭目指日望治而式至于今治效蔑如民風
日渝國事日非若使當初勵精之志果出於誠實而
無一毫之虛僞無一息之間斷則徵驗之見於外者

豈至於此乎惟其發之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之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裏不同前後相違真實无妄之道不能與天合德如此而望乎於人猶不可得況能乎於天乎禮曰體信而達順信者及身而誠也順者和氣致祥也今茲之旱若指爲某事之應則漢儒五行傳之証耳臣等有所不敢取焉而其不能體信而不能達順則固也臣等所論實非穿鑿之言也且以今日應天之道言之則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其實也不居正殿減膳撤樂等事皆其文也言可底行而不能採用則求言亦文而已何足以動

天地乎成湯之六責在於身嬰白茅之後固爲有實
以先之而其所以自責者又是深憂而內自訟之辭
非所以禱於天亦非所以告於民聖人之務實而不
務文有如此焉降及後世因旱求言已成故事不過
爲文具之一節而苟有聽用之實則猶不害爲以實
之道既求而棄之則虛文之甚耳伏願　殿下一一
採用以盡誠實之道焉抑臣等之所憂者有之前日
沈悅之劄出於當事者深憂熟籌之餘鑿鑿可用大
臣回　啓除藥價一事外悉請施行而黃鐵所　批
不用者殆半張維俞伯曾朴烜等所言又皆出於應

旨之後而亦未見有令
供一節又屬之於該司
已未免爲不誠之歸矣
而幾策見用則臣等安
事　殿下猶以爲不至
能盡徹於　細稟之上
日釋子啼呼而無以哺
急而無以與之則泣曰
飢無以炊安用生爲赴
竊想　殿下聞之必爲

令之後而亦未見有令
供一節又屬之於該司
已未免爲不誠之歸矣
而幾策見用則臣等安
事　殿下猶以爲不至
能盡徹於　細稟之上
日釋子啼呼而無以哺
急而無以與之則泣曰
飢無以炊安用生爲赴
竊想　殿下聞之必爲

旨

此者何限而八秋尚然徂春可知公私懸罄賑糴無
策老弱顛乎溝壑壯者聚爲盜賊不待外寇之來而
已有土崩之勢黃巾葛榮之徒何嘗不生於飢饉而
終至於亡人之國及今不爲之所則後悔無及易所
謂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者不亦慘乎若然則議者所
請內帑之藏蠲田海澤之入不啻輕若浮埃矣　殿
下何不決善處有若占怯之爲乎嗚呼人君之職
無大於安民而應天之實亦無大於此者　殿下六
年憂勤尚未有按堵樂業之效而憂愁困頓日以益
甚樂生之心索然盡矣人謀不臧一至於此安得不

見怒於愛民之天心乎病民之事諸臣已盡言之而其所不及者如各衙門貿販軍官出入縱橫與民爭利餘丁布徵督之令侵及族隣急於星火事雖微細皆足以積怨傷和而其大者曩日奸贓之輩廣設私庄奪人土田名之爲鎭識者知其不祥而數年以來稍稍還復外方之民不勝其苦須因臺諫啓辭令監司查覈而竟寢不行其故不難知也　命令格於權貴惠澤屯於下行民安得以不困乎近聞有人設庄於砥平而以大君爲言嗚呼　聖世豈有此事而大君年幼尤非所知此必內奴之泛濫奸猾者中間

托稱斂怨於民以累盛治傳聞固不可盡信而萬一
有之則尤爲痛駭凡此皆宜有以處置之以爲慰答
民心之地不可斯須緩也嗚呼今日國事百度潰散
莫可收拾必亡之形不待明者而知之而所恃惟
聖質英明決非亡國之君耳伏願堅持 聖心奮發
有爲勿歸之於天數勿諉之於時勢使初年勵精之
志無以懈弛毅然以羣固邦本挽回世道自期勿以
細娛而忘遠大之慮勿以虛文而廢眞實之功於臣
等所論誠實二字勉勉用力則豈不足以回仁愛之
天而綿國祚於無窮乎 殿下於一部中庸聽講已

畢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惟殿下惕念於此無徒以記誦為學則君道幸甚國事幸甚

題愚翁玉堂劄

古今之事變無窮而事變之來必有一世偉人隨事盡言以開悟主心禆益治道若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是已以今日之事言之朝廷狃於和議苟安目前不為自立之本是時愚翁在玉堂前後上劄明白正大變化開闔無不切中時弊百世之

下直與陸李二公之見相表裏且其所言多直截
使當前代諱言之朝有不可容者也而　聖明乃
降温諭以答之而無幾微厭聞之色倘蒙次第施
措國恥不難雪中興之業不難致吁亦盛矣蒼石
老人書

請姑停　親祭劄戊辰

伏以祭盟之期只隔二日而　王候之愆和尚未復
常羣下之情莫不憂懼而　聖明獨不加念啓請愈
勤而　天聽愈邈臣等姑亦無論其他請以聖人之
事質之聖人之所慎者在齊與疾夫聖人於事無所

不慎而於此尤加慎焉則天下之事所當慎者孰有過於此者而　聖明忽之可謂一舉而二失矣瘡口未合元氣未完而欲試之於登降拜跪之間晨夜霜露之氣此固至危之道而諸臣之所憂者也齊有七事不問疾居一焉故自　上致齊之日則凡入啓文字不敢用疾病字此乃致慎之至也況於齊日而受鍼濃汁未乾而以交於神明豈不爲大未安乎臣等忝侍帷幄職在輔導其所以致憂於　聖躬者不但在於氣血之慈和而已則何敢心知其不安而默然不以告乎所重有在則他餘奠端等事皆不可顧累

次退日尤不足計請加深思亟命禮官妥消吉辰以
待平復之期不勝幸甚
請停毛營遣重臣劄已已
伏以臣竊聞李景稷之行明日當發此是廟堂之所
建白　聖明之所領可固難輕議然愚臣淺見猶有
所疑不容默默請略陳之蓋前此十年間未嘗有遣
重臣之時而今忽有之又無可藉以爲名適足以致
彼之疑在其不可一也邊臣狀啓只是道聽未有必
動之形不當遽爲解梦之計使彼果有不善意則又
豈一价行李所能回救不過虛費厚幣而已其不可

二也廟堂之意本欲因此探得島中實狀而倏忽往返之頃雖古之善覘國者必不能詗察虛實得其要領而歸徒勞無益其不可三也今爲虛喝所動作此手忙脚亂之舉彼若知之則後日之虛喝無已而吾之力殫矣其不可四也了無大故而輕遣重臣設或他日事有大於此者則將何以應之豈不爲甚難處乎其不可五也前日　引見筵中廟議欲直舉往來行言以破疑阻以伐兇謀果能如此則重臣亦可遣也只恐此非譯舌所辦而揭帖又是　王言何可輕舉傳聞之說以開辨析之端乎旣不能爲此停當則

又是間漫揭帖何至煩重臣賫持乎其不可六也臣
意竊以爲可便停止設令不可便停亦當徐待毛有
見之來聽其所言從容商確而處之亦不至於後事
而失機不當如此忙遽也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請下
廟堂孰講施行無致事過而後悔不勝幸甚

請遇災修省劄

伏以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以善感之則和氣應
以不善感之則戾氣應其理甚明不差毫髮自古聖
帝明王莫不嚴恭寅畏小心翼翼者蓋慎所以感之
者也臣等竊見　殿下即祚以來兢畏憂勤罔或遑

寧以理言之則和氣當應而天災物怪殆無虛月頃
日白虹之變尤極驚懼豈天道之不差者獨差於今
日乎必　殿下之所以感之者猶有所未至也臣等
歷考前史此變之生多在於衰叔之世而其占爲百
殃之本未論前代且以　殿下之所嘗遇者觀之甲
子丁卯皆有兵禍豈不大可畏哉善乎董仲舒之言
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胡氏亦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
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伏願　殿下深體上天仁愛
之心益盡平日兢畏之道使剛健之德日積於中清

明之政日行於外則
於太陽之下矣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於三日景公
言善而熒惑徙舍於一度實有此理非可誣也伏願
殿下勿以爲難而絶之勿以爲易而忽之亦勿以天
變爲偶爾而不畏焉則 宗社之慶臣民之福可勝
言哉苟或不然則災咎必來而傷敗乃至天之所以
仁愛者亦安可量矣異也臣等俱以無似忝侍 經幄
不能秋毫有所補裨 聖德目見天變之惕愈往而
愈甚憂懼之極無他計策只以兢畏二字爲獻此雖
腐儒常談而遇災側修之本無有易於此者伏願

殿下深加省念而實用力焉

請勿用兵檄島劄　庚午

仗以事機之至乎前者其變無窮故吾之所以應之者亦隨而變不然則爲刻舟而求劒矣當初檄島報至之日羣議皆以爲此賊必舉軍投虜背叛　天朝其終又將挾虜勢以令於我不從則大禍立至從則無以自立於天地到此地頭何暇爲成敗利鈍之慮惟有仗義興師爲　天朝討叛逆其濟則　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不濟與其屈首受辱苟延歲月而終亦不免於亡無寧立義自靖殉道而斃故　引對

之際上下志同斉言之頃大計立定蓋危迫之極置
存亡於度外故耳既而聞之則非徒渠不投虜且以
應虜搆誣縱盛上聞　朝廷彼其擅行戕殺肆爲誣
罔之罪固不容誅而與虜連謀之狀時未著明在我
亦姑無受辱危迫之機於此而置存亡於度外爲僥
倖萬一之計則恐非所謂隨時應變之舉而或幾於
輕　社稷矣議者多謂　天朝處置必出於唐之所
以待藩鎮者而我乃不曾　稟請徑行擒討則科官
或有慫恿之事此則臣知其出於過慮而猶不敢謂
必無是理也臣之所大懼者古之帝王能違衆獨斷

而卒成大功者以其明見可勝之形也今在我兵力不足以一戰而取興治之首亦　聖笑之所洞料也當初所謂大計立定者本不過輕兵潛入用奇幸勝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經營招集已浹一旬而射格并計兵不滿五千大小通數船不滿六十其弱甚矣而加以候風行船遲速難期機事易泄彼必爲備衆情危懼皆以爲憂而獨　聖心堅定毅然不動無必勝之形而　持太銳之志臣竊惑之臣非敢首贊大計而退有後言誠以事機變遷不可以執一應也今者賊使之來朝議欲厚遇遣還使彼不疑而兵隨其

後臣意電聲已動萬無不聞之理遇之雖厚而適足
以益其疑秘之雖密而終不能諱其實不免於欲蓋
而彰求巧而拙不如因此機會　下教罷兵而明言
於賊使曰始聞汝等無故戕殺主將舉國咸憤方議
興師問罪今聞汝言則繼盛既以衆怒而敗汝等又
請命于　朝廷是於　天朝猶不爲叛逆之臣故特
爲罷兵云則名正義直言順事實可以警彼之膽而
感彼之心其與兵進失利與無端罷兵者笑之得失
相去遠矣樓緩之言曰講亦悔不講亦悔今日之事
臣亦曰伐亦悔不伐亦悔何者大計中沮事過悄然

則惜不能排衆論使奇功不立此不伐之悔也萬一蹉跌師徒失利則惜不能從衆議以損威靈此伐之悔也秦昭王之言曰句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臣亦願　聖明寧不能立功而悔無蹉跌失利而悔也動靜之間利害甚大職忝籌邊不敢緘默惟　聖明裁擇焉

論近日　聖教未安劄

仗以近因宮奚一事舉朝遑遑上自大臣下至三司政院皆不得安其席此事微細本不足以煩　殿下之厲聲而前後　聖教愈往愈嚴至有臣子所不忍

聞者此雖在下不能無失而　殿下之所以應之者
則恐不當如此之太峻也盖當初李命俊之疏出於
愛　君憂國之衷而言人之所難言其曰臣雖不能
爲王素而　殿下獨不能爲宋仁宗乎云者愧惻而
深切以　殿下之仁聖寧有咈然於此者乎昨日諫
長之除出於　特命臣以是益知　殿下之心未嘗
逆耳於命俊之言也獨其備局啓之辭傷於樸直
而欠於委曲有以激　殿下之怒臣所謂在下不能
無失者盖謂此也然原其心則亦以平日望君堯舜
之心八年之內絶無聲色嗜好之蔽而一朝忽聞此

言其驚駭憂懼之念弸礴於中起而爲防微杜漸之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重耳寧有一毫不敬之心哉殆所謂畜君者好君而陳善閉邪乃爲真敬君也宮省事禁非外人所得知者若其本無是事而街巷傳聞之誤則　聖明平氣而答之曰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聖人以下安得無過惟改之爲貴　聖明惕念而咎之曰當卽改矣若是則　聖人嘗次都無一事光明灑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意流通都俞吁咈氣象可見於今日矣惜乎　聖明之學於中和極功猶有所未至情之未發既不能無所偏倚而失其

中其發也又不能無所乖戾而失其和恐無以立天
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也至於近日之怒則又
不止於發不中節而已辭氣之間殆有怒髮衝冠之
色以此而施於下賤尚有不可而況於三司乎而況
於大臣乎張思叔匹士也而詬詈僕夫程先生責之
曰何不動心忍性今以　千乘之君酬應大臣而可
用如此聲色乎甚非臣隣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也
臣常見　接下思恭爲　殿下之盛德爾汝之稱未
嘗及於庶官與大臣言其致敬盡禮有若幼少之於
尊長其於九經敬大臣之道可謂盡矣而一朝以一

玄僕之故而忽之如此臣竊傷之曾子之言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所謂忿懥者忿而又忿之辭也今日　殿下之心殆忿而又忿矣宜其發之不得其正也伏願　殿下虛心於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雲消霧卷則回思頃日之事必有不勝其悔者矣凡前日　命令之發於忿氣如查出言根查啓媒妁參酌舉行等事法司政院該曹之所不敢遵奉者明白　下教悉令停止快示悔謝之意則日月之更萬目皆仰愁慘之象變爲和樂臣民國家之幸猶爲第二件事而　君德之幸無大

於此矣臣聞孔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臣雖無狀服膺斯語首尾七年聞有一言一事恐累於　聖德則隨卽入告或登之章劄未嘗隱嘿不言此則　聖明之所洞燭也當初　嚴批之疊下也臣病中聞之不覺起立驚嗟憂怖欲效匡救之力而病未之能也今則　雷霆之威漸向收霽而羣臣之進言亦已備悉臣不當更爲贅語而顧念前日願忠之心耿耿猶在不欲遽棄精忱所激必有不擇而發者臣實懼焉然求其本心則此乃所以爲上下相親之道惟　聖明

諒窓焉

請權停冬至賀禮劄 議大臣權停

伏以臣輒有妄見有所不安於心不敢以出位爲嫌而泯默不言也今十八日冬至 望闕賀禮乃是自上逐年常行係干侯度之儀百官已依該曹公事再經演習矣但念國事不幸今有 遷陵之舉 先王梓宮出在惸殿以初喪言之則爲方在殯宮而露次變禮比之 大內常節尤爲慘痛竊料 聖上誠孝天至其小心畏忌之衷當有益深而不能自已者乃於此時一遵平昔常例以賀慶爲名而盛服行事則

禮之不稱情莫甚於此而吉凶相襲乃古人所禁恐不如權宜停止之爲得也臣又聞本日是　啓殯吉辰而或有啓稟退定之議云如果退定而不相值則猶未甚害萬一不然則一日之內哀樂并行寧有是理竊恐禮官或未及省覺而臣之膠滯決以爲不可行也臣雖職非典禮忝在　經幄末班與有補　袞之責凡有所思義當隨事悉陳而日期又迫未暇通議于禮官不免率爾仰達實深惶悚伏乞　聖慈曲賜諒察裁自　聖衷或下詢廟堂而用其中不勝幸甚

請勿奏請追崇疏留中不報
○辛未

仗以臣舁仗窮廬與死爲隣　日邊消息不能以時
聞知晩因道傳恭聞頃日嘗有遇災求言之　教許
令中外臣僚極陳　聖躬闕失而臣方疾病沉困神
思慌茫終不能以效愚見仰塞　明旨臣於此負
聖恩多矣罪死不赦昨日忽聞本月二十日　登對
大臣詢以追崇之事大臣皆以爲不可而　聖斷赫
然自用不回即下遣使奏請之　命病中聞之不覺
起坐臣之迂滯窃以爲　聖躬闕失無大於此此而
不言則無復人臣主救之義矣此正臣汲汲獻忠以

贖前罪之秋也請冒死言之而其言實出於忠愛
君之赤心願　殿下毋以不敢言而敢怒者視之則
愚臣之幸固死有餘榮而於　聖德亦為大幸矣夫
追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知其不可矣況以　殿下
之明睿好禮寧有不知之理特為誠孝所蔽而不自
知其過耳夫誠孝豈非懿德而失其則則為過則者
理而已矣是故孟孫問孝而聖人答之曰無違無違
者生事葬祭不背於理之謂也臣未知　殿下此舉
果能不背於理而合於禮乎臣有以明其不然也禮
經之論此不啻多矣向日張維所進與禮問答蓋已

詳矣臣請取其尤親貼而明白者爲　殿下陳之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不得禰諸侯據此則　大院君不得禰先王而特以　殿下有旋乾轉坤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爲　宗廟主彼謂　大院君非私親而　殿下爲適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又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據此則一國子孫臣民自今日至于萬世當祖　殿下而不當祖　大院君豈不較然明甚而　殿下但知生我之爲至恩而不念　祖

統之爲至嚴雖以　聖人制禮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今之主張此論者不曾精研義理博攷經訓徒以常人膚淺之見謂此一擧真可以尊親顯親而不思違禮越法之不能爲孝甚者至爲倫紀不明之說以脅迫之此其無稽妄發本不足以眩亂　聖聽而終不能不入其說者徒以所蔽者厚也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人情常患於以恩掩義故春秋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今　殿下之於親親固爲篤至而其未知無害於尊尊否乎

以臣愚見　殿下之息幾於掩義矣竊料一國臣民之見無愚智昏餒莫不皆然而惟　聖見與一二臣同耳臣竊惑之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聖人之公於聽言而勇於自克蓋如此今　殿下悉反之矣同於已者則許之以識禮寵之以愛君若將加諸膝異於已者則斥之以臣子不忍聞之語若將墜諸淵而不恤也嗚呼率是以行則將見何諛順旨者日進而莊士讜言無由而至　殿下之前矣豈不危哉而況二三大臣者　殿下之股肱也其擇之既審矣其任之既專矣有不

詢詢之必用其言有不議議之必推其誠今乃却之不用而繼之曰其心所在不難知也噫　殿下之輕大臣亦已甚矣如此而欲望其同心合德以弘濟于艱難不亦難乎　殿下此舉雖謂之一人三失不爲過矣竊爲　殿下惜之今既大臣之言如水投石極知臣愚陋之言不足爲　殿下之所重故寧言不見容而退伏則臣爲不盡忠於　殿下之職　殿下之隆恩也臣嘗見嚴譴不忍含默不言而負其大意若曰漢唐以下入聖教今不能記其全文而得其大概主賢於予者亦皆爲之予何爲獨不然臣爲　殿下

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諸葛武侯所謂過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者不幸而近之矣孟子之言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是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今　殿下以上智之資躬聖賢之學而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當然之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盡此政所謂將第一件事讓與別人不惟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致孝於　大院君者亦未得爲盡道也臣之平昔惓惓於　殿下者不願在三代之下故老婆心切索

言及此惟　殿下勿視爲空言則幸甚幸甚臣衰
恩遞職之後時未知見付何職而瀝血緘封意於上
徹又恐使价遄發則無及於事故不得已以原任之
銜冒達　殿陛死罪臣無任兢惶激切之至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五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六

疏劄

辭賞職疏 壬辰十月

慶尚道尚州居宣教郎前行弘文館正字草土臣鄭經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伏承八月初八日 聖批以臣爲禮曹佐郎者臣聞 命驚惶五內震越環顧思惟不得所以致此之由無功而享榮則於臣爲貪冒茂能而施賞則於國爲失政臣安敢受此謬恩而嘿然而無言乎臣請終始言之以明臣實無功能之狀而冀 殿下之留

省焉臣於四月二十日聞賊鋒已到州城便爲訛言
所動奉父喪避地于山谷間隣近士族之奔竄者適
多萃焉後五日賊方入州而兇焰滔天莫敢誰何逮
其渠帥北上之後零黃餘卒屯據州城四出焚刼殆
無虛日草間殘喘急於自衛遂相與召集村兵分伏
里街略爲自防之具而已實未有仗義討捕之計而
亦非有倡謀主事之人也厥後旋聞　王城失守
玉輦西巡傳聞之說慘不忍言凡有血氣孰不懷窮
天之痛而況臣父侍　前旒荷恩隆重致死之義萬
倍平人而誠微戞　國戀淺瞻　闕不能紓合義旅

效一死於虜鋒之下五月望間聞金誠一奉招諭之
命取路湖南駐節邊城方以收復嶺路爲任欲往控
焉庶幾其移鎮上流或發遣猛士以爲保守本州之
策檄文已成又憚於踰越賊路終不能轉致焉未幾
州人忠順衛金光輻自京中來司僕金嗣宗自岳營
來願領所集村兵效斬捕之功臣等嘉之卽以相
屬二人分陣頗有驅逐射殪之事六月十日合陣于
鞍嶺山猝遇大賊四面攻圍一隊孤軍強弱相懸幷
合而敗遂至潰散而避亂入在陣後者多罹鋒刃焉
當時所爲不過如此而其間零碎擊獲之勞光輻輩

數人當之矣臣實無狀亳與焉爲臣不忠討賊無
誠之狀擬此數段足爲成案而臣之慚悔入骨至今
夢悸食噎者皆以此也實不料中間轉報之文失實
至此至今無實之事上徹 君父之聽酬勞償功之
典與及於孤 恩負國之身此臣之所以聞 命驚
惶五內震越終不能默然以無言者也嗚呼主辱臣
死之爲臣子第一義不惟讀書知義理者談之委巷
無識之人亦皆以爲恒言而今玆 國家之辱一至
於此則臣之不能捐身死難與賊俱生已爲罔赦之
罪況敢 虛當倡義之名坐享無功之賞乎服勞蔑綵

毫之細而得　恩有丘山之重上罔　君父下欺身
心恕當時衆口之嘲笑甘後世清議之唾罵臣雖無
狀亦不至無廉恥若此之甚也抑臣於此又有所甚
不忍者焉當初鞫獄之敗臣母死焉臣弟死焉緣臣
罪戾通天有此酷罰而又不能身殉母旁中夭于肩
墮落懸崖子遺餘生獨存視息於天壤之間而冤在
淺土尚未就木號慟窮山仰天灑心自憐無面目可
以對人而今日自　天之恩乃因其時之事臣若受
而不辭則是責化者以自利也臣亦何心可忍於此
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爲人

臣而不死於國爲人子而不死於親積痛在身而洩
憤無路終始所做不免爲偷生苟活之歸仰慚俯怍
無地自容不忠不孝當伏常刑而罪之不加恩及隨
之於 聖朝懲惡懋功之政不亦太顛錯乎竊念冀
士愚臣了無片長可取而立身之初過蒙 寵眷前
後屢歷并忝清班史院秉筆之任湖堂儲養之選
經幄論思之職皆臣所不堪之地而自惟微末冒達
是懼一未嘗有所陳辭而乃於干戈搶攘之中 玉
輅播越之際輒敢辭避一郎署而喋喋焉不能自已
此其中誠有甚不得已者而臣之苦意略可見矣伏

顧　聖明特加憐察亟收成命使下免冒之罪
上無失政之疵則草土餘息雖或朝夕就盡亦當含
笑瞑目無復恨矣慮屢瀆冕不入公門草土之徒不
可以達　殿陛之下而念此橫被之恩不可一日承
當情事切迫敢此冒陳亦惟　聖明垂諒焉

辭起復疏　甲午正月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六日得慶尚道巡察使韓孝純
公移恭審　聖旨以時事艱虞　國喪塡委矧令臣
不得顧私誼速入　都下與聞　命
以來惶悸震越寤寐不寧進退罔措不得不號呼於

君父之前而叢蒙　裁宥也天降大割　國有外侮
冕旒蒙塵　宗社僅存此誠臣子遑遑汲汲捐軀赴
急之日而一家私情容或有不可計者矣第以臣乃
天地間一罪人也將母不善致罹兇鋒而身不能死
雖不能報權借荒山未得永窆日月逾遠再期將迫
人子憫痛之情到此當復何如而猶且餓死是怕苟
活爲急轉泊湖南糊口他鄉不得瞻守松楸者今已
六閱月矣與賊同天頭顱尚完靦面天日對人言笑
臣之無狀至此益甚每一念至五內如割久知無所
容於天壤之間如此而又復忘羞抗顏奉　命公朝

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　朝廷倣此不得已之舉措
嗅得一箇無狀罪重底臣子使之顧迹　都下亦可
謂大不利矣家者國之刑也忠者孝之推也親死未
葬而旋赴　君命則在家之行薄莫甚焉不厚於親
能厚於　君乎臣身一出而公辱　明時私增罪戾
臣縱忘羞　朝廷安用此乎此臣之所以祇承　嚴
命血泣彷徨揆之以義而終不敢進者也嗚呼桑榆
景短風樹悲深三年之外更無報恩之日故奪情之
典前代重之必行於甚不得已之際而又必其人出
處關國家輕重然後從而起之竊念今日之事異於

此例國事潰裂莫可收拾凡有職事者雖在服之人
不可安坐私室信有如 聖教所詔而又聞 朝廷
近日處置深得事宜與古之所謂起復者節目頗異
於事於理誠無所碍然而以臣料之猶有可言宜不
必備惟其人平世尚然矧茲板蕩之日乎泄泄省省
玩愒時日靡有夙夜之勤苟爲朝夕之計乃是近來
大患而亂極之後猶不懲創悠悠泛泛及甚前日然
則方今之事不患人之不足而惟患人之不稱不患
人之不稱而惟患人之不事事循此塗轍如無改紀
之政則雖遍起衰絰之人列置軍轂之下亦將無益

於撥亂圖治之事而
孝之子則其於　聖朝更始之化所損不亦大乎況
如臣不惟罪惡深重如上所陳材識薄劣最後恒人
雖粗得文字之名於朋友間亦皆過情之虛聲而及
其試之則空空然無所有矣加以喪亂之餘散失魂
魄軀殼雖存而精神已亡數月以來百疾交侵眞元
耗盡與死爲期心慮營爲未嘗到文字上尋常書札
亦不得如意寫出況於草創討論之事其何能一辭
有所贊耶藉令　聖朝寛恕臣罪使歯平人自揣甚
熟實無可用不過費却公家廩餼而已處之以義理

而甚不可者如彼度之以才力而決不堪者又如此
臣之狼狽憫迫之實天地臨之誠不敢飾爲虛言以
誣 聖明也伏願 殿下特賜憐察諒臣難進之情
寬臣違 命之誅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冀土愚臣尊蒙 寵眷大馬雖微亦知
戀恩而罪殃餘生自阻 明時不能粉身糜頂少圖
報效瞻望 宸極心魂飛越情臨辭慶不知所裁伏
惟 聖明垂諒焉

乞歸省墓疏乙未九月

伏以臣質本癡鈍學未知方無匡時之策無適用之

才盖其庸陋無能最出輩流之下而尊誤　聖知叨侍　經帷補裨歲於經筵毫而　寵眷重於丘山臣非木石久已知感夙夜兢惶以榮爲憂惟思不擇夷險以圖報效以盡其才力之所可及者而已若甘虛竊恩光苟爲已榮先私後公以謀身便則義之所不敢出而身雖至頑亦以爲恥矧第念今臣情事大有切迫而每一念至方寸爲之瞀亂若此而隱忍泯默終不得仰首鳴號於　咫尺之下則是又自阻於　體下之仁而貽損於　孝理之化安敢不昧死而陳之乎臣於壬辰冠至之初避地不深且與鄉父老略集村

兵以爲區區洩憤之計卒爲衆賊所圍兵敗而潰老
母罹鋒弱弟殉焉臣爲妻鍛所貫墮落懸崖肩穿額
碎旣死僅蘇而賊屯環人方竄匿之不暇掩葬之
事未由循制有棺無槨淺土爲塋及其寇退之後又
迫飢餓流離糊口情事未伸日月如流遽失再暮上
年秋艱及未禫之前始得合葬於先父之墳而旋蒙
恩除繼有 召命遽爾離違不得往省者今淡歲矣
夫人死之後葬形於窮谷之中與世隔絕人子追慕
之心孰有窮已而三年之內展省以時四序之中上
墓有節則平時有喪之人尚有伸哀紓思之地而今

臣遭值變亂葬不及時既葬之後又不得旬月瞻守
以見抔土之乾凄涼數尺之封託在無人之境孤狸
交迹草樹荒毀魍魎縱彷徨所託依而俗間名節曾
不得酹一杯澆域下之士流光荏苒寒暑摧實雨露
春濡未定怵惕之心繁霜夜降旋纏悽愴之懷中宵
不寐百念來集晞焉鄉山不能奮飛臣於此時實無
以爲心也昔孔子遭顏氏之喪既合葬於防先反而
雨甚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自傷其不能
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而修治也夫聖人於送

終之事當無所不用其至而不免有意外一朝之患
況臣不孝於附棺之物既不能必誠必信而墓側又
無居人相爲守視而報告者經年潦濕之餘安保其
不有崩圮之患而臣在千里之外邈無從而知之念
及于此悲悸愈劇便欲狂奔徑往而不可得此臣之
情事切迫異於他人者不啻萬萬而雖欲上念公議
下畏國言隱忍黽勉而終不能得也嗚呼子之事親
不一其方而生而養死而葬平居則致其樂危難則
捍其患乃其大節而不能此亦不足以爲子矣今
臣亦人子也亦嘗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之懷矣而貧

傷毀菽誠愧負米奉養致樂之事旣已闕如於平居之日倉卒臨難禍及所恃而義虧致死軀命獨全三年視息忽於自活襄葵大事慢而後期子職闕矣人理滅矣人莫不殺我獨不卒有子如臣不如無子臣方此時默念前後罪惡誠無顏面可立天壤況望其厠迹　清朝而依日月之光乎方將堀處窮山屏伏圭竇甘爲人類不齒之物分作明時長廢之民乃其至情而此意大略蓋嘗粗及於持服時弊　召命之章矣目今強寇未逭主憂方殷臨危委質告去無義而嘺　恩撫躬之感夏激于中固不敢便尋初志

忍訣　明主而惟此丘壠一念耿耿長懸此又不遂則不惟抑情之極必發狂疾從前不孝之罪至此益重益無以自說于人豈不誠大可悲愍而　曲賜陶鎔寧不有望於　洪造之下乎因竊伏念頃日宰臣呈告省墓於數日之頃而公議咈然至被論糾臣之情事縱非循例之比而往返之間必須旬月經幄重安心歸省少伸悲慟於宿草之原則幽明同感殞結圖報自今至死之年皆願忠之日也情迫辭慮不知所裁伏惟　聖明垂諒焉

乞復讎從軍疏

伏以臣行負神明罪逼天地喪亂之際受殃偏酷毋死於賊宗死於賊師死於賊一門骨肉之死於賊者又殆十餘人當初兵鏑之禍雖靡不到而死亡之慘未有甚於臣家如使臣稍有復讎之誠赴敵之勇則久已作沙場之骨矣豈忍與賊俱生以至于今乎惟其一月之中忘親之日多一日之中刻意之時少抗顏 清朝自齒平人猶言猶笑猶寢猶食而秉彝之天實未嘗泯每一念至五內如割扶血之泣或飲於獨處之地者惟鬼神知之而前後上章亦嘗略陳其

情事矣頃日伏聞　聖明條下戰守方略于備邊司其中一款乃諭起復鎮軍事也臣敬取而伏讀之讀未終而涕泗橫集既終而聲氣俱塞蓋不忍再讀焉嗚呼非父曷生非母曷育恩同昊天愛出良知慈孝兩根有生皆有相養以生相須以居疾病則憂衰暮則懼雖考終天年得正於枕席之上人子愛日之情猶爲罔極之痛矧惟遭罹兇禍命折鋒鏑遺體不全游魂結轡顧此子遺而獨生者當何以爲心耶其欲出萬死之力以求洩其憤者固人情之所至況以在上之人而激勵之以義乎臣自奉此　教以來戚戚

焉無他意念惟思碎首捐軀少雪窮天之恥一心耿
耿橫在肚裏雖其龜勉隨衆抑情供職而臨事遇言
精神不專昏花繆戾無復倫理有如將死之人魂不
宅心之爲者儕輩之素知臣心者固已默料而深愍
之矣臣既在此秋毫無裨於　國事而所帶諸職又
非閒漫之局公供官務私報親雖不論義理如何決
定事勢難兼此臣之日夜憂焦不知所以爲計者也
伏望　聖慈曲賜憐察許遞職名使臣得以專意於
枕戈之事則臣雖迂腐有素不閒戰陣猶知進死爲
榮退生爲辱即當仗劍執殳身編行伍效死於矢石

之間如此然後方爲恔於心矣竊念臣草莽踈蹤嘗
蒙　聖眷久據從班衙　恩戀闕乃其至
情非有極悲痛大切迫甚不得已之事則亦何願於
離違　耿光遠赴征戰之場乎上帝監臨臣言不餘
使臣死於親饑卽是死於主辱又非厚於私情而薄
於公義也臣於頃者卽擬號籲　天陛而特以其時
廟筭遑遑誠恐倉卒之間進退無據竊聞近日以來
聖精方勵人思自奮愚衷勃勃愈不自裁玆敢瀝血
辭召命疏辛丑十一月以校正廳堂上被召

伏以臣稟氣虛薄幼多疾病亂離以後重傷心氣百
病侵凌健日常少忽於今年夏秋之交瘴癘發背膂其
毒甚盛垂死僅延委身牀席者閱五月方瘳而潰裂
損傷之餘榮衛俱耗敗證百出杜門深居永爲病廢
之物此則衆人之所共知也不自意憃愚無狀尊誣
聖明特蒙眷記至紆 召命臣罪如山 聖恩如海
悲惶感激措躬無地雖知病癒殘喘不任供職而誠
得一詣 闕下叩謝 恩光則追轉丘壑亦所甘心
扶曳登程寸寸前進凡歷九朝暮而始達千原堤之
境則元氣漸乏更難自力加以前患瘴處痛痒俱作

有如初發時氣候臣嘗聞醫家言大瘧之後不善調攝再發則難治此其再發之兆也心神昏悸僵卧中逐雪嶺連天鴈飛無路昂首　重宸淚泗橫集伏望聖慈曲賜憐察亟收叙命仍還罪籍使臣少安愚分得逭福過之灾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瞻天戀　闕激切屏營之至

乞省墓疏　己酉六月

伏以臣狂妄昏謬罪合萬死而　聖量如天特賜寬貸齒諸薦紳之班畀以尊對之任臣誠感激涕泣圖報無階惟思粉身糜頂少稱任使而不敢爲惜身之

計也第伏惟念萬里行還當在隔年之後而父母丘
壟遠在鄉山無他兄弟可供節序瞻掃之事春秋霜
露之感觸動遠遊之懷一念及此實無以爲心也計
今發程之前尚有多少日子可容往返如蒙　聖慈
曲垂矜察賜以旬日之暇使得歸省荒塋以慰幽明
父子之情仍令治任上來趁期前赴則微臣隕結之
感固難仰陳而於　聖明孝理之化亦不爲無所裨
矣豈不幸甚臣欲循例受由則　詔使在館呈告有
禁欲俟其還歸則其行遲速未有的期茲敢不避忘
分之誅仰干　體下之聽伏惟天地父母哀憐而財

幸焉

辭賞秩疏庚戌

伏以無狀愚臣猥膺專對之　命曾無一事少稱任使其不蒙厚命之誅已爲大幸不意今者及紆　寵秩之恩臣誠驚駭悚惕措身無所跧伏私室只待公論而糾劾之舉累日遲延聞自二十九日以後又是齊明之日一切章劄并不得入云若是則非惟臺諫未及論而臣亦晏然橫金於陪祭之列有若固有者矣臣雖無似一端廉恥之天不至泯滅不得不及今日昂首瀝血以冀　聖明之矜察焉人臣之義不擇

夷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雖有不世之功無非職分
故魏國之患無大於河而徙河之賞識者猶以爲過
今臣之所以藉手者比之古人不能爲一塵之微而
聖旨所謂盡心周旋者不過引筆行墨草出數行文
字而已則雖賞之以敝桉臣猶不敢承受況此亞卿
重秩是何等名器而可敝之葭功之身乎无實之名
不虞之譽於敵以下得之猶甚愧懼況今得之於君
父則其所以慚惶窘慮必欲斬免者實出於血誠而
非出於邊幅亦　聖明之所諒也抑臣竊聞之先王
之制爵者所以命德非所以賞功故曰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即使臣果有可記之勞亦不當授之以命德之器以混其施況初無小勞可記者乎是則臣之被人嘲笑有不暇恤而爵賞之濫得無爲 聖政之疵乎無功而賞倖莫甚焉不善而福災必乘焉古人所謂以榮爲憂者眞苦切之言也伏惟天地之仁所欲必從日月之明無微不燭 俯諒危懇亟收成命使臣得免於僥倖之誅欺罔之戮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造化之陶甄也豈不幸甚禮曰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凡讓之言直遂則疑於慢宛轉則疑於僞然而君子不避義所不安則辭分所不堪則辭未嘗以慢僞自

嫌而泯默冒受今臣所懇自世俗觀之則必有以中實貪戀外爲謙讓見疑者天地臨之鬼神質之臣不敢一毫餙僞以誣　聖明伏乞哀憐而財幸焉

乞解職疏

伏以無狀愚臣過蒙湔滌既竊無功之賞又叨非分之除　賜以恩暇使得歸省松楸　榮光所被感淚交零須首結草未足圖報第臣有切迫情事不得不呼籲於仁覆之下而踰分越例之嫌有所不敢避焉臣無父母無兄弟只有一叔父相依爲命而叔父年今七十三矣桑榆景迫前路不長老人情懷易生悲

感上年送臣赴京時實有永訣之慮而忍淚爲笑申之以靡監之戒蓋欲令臣急王事而忘家私也及臣回還之後數月不歸豈不知　國有大禮義難告去而寄書于臣歷舉其隣舊之凋零者曰人生如此願速相見此必關山遠別之久至情之發終有所不能自抑也臣自見此書心思焦煎雖在法無例不得以歸覲請暇而遑遑汲汲之情實在於此今於歸見之後情愛牽纏相挽之裾未忍遽絕則瞽眼之間休日已盡將陷於逋慢之誅且念今日事勢與常時不同前頭將有　大駕幸學東宮齒讓之禮臣以國子之

官左不可帶職在外伏乞
聖慈特垂矜察許遞臣
職使得安心往還獲免刑章則公私幸甚

乞遞大司成疏

伏以臣聞君臣如父子情事可以畢達故瀆擾之罪
輕百官有分職小大莫非天工故瘝曠之罪重如或
事勢相妨二罪交前將不能兩免則輕重之間當有
所審此臣之所以徊徨憫迫反覆思惟終不敢以瀆
擾爲懼而自陷於瘝曠之誅也臣於頃日受由拜辭
之後賫疏詣承政院始聞東宮入學以本月二十八
日洎吉　啓下臣家在嶺外二旬之內勢難往返而

既已拜辭不可如何繼蒙 聖批溫諄若以臣爲能有無於國子者非惟不許遞職且令速爲往還臣承命感激繼之以隕越深懼不克趂限還朝無以仰答恩旨晨夜奔馳三日而到清州則宿患暑霍之證乘時重發頭痛如剖腸痞如塞熱壅上焦五心煩悶頃刻之間將失性命數日調治僅得小定而眞元漸敗精爽烟浮立則頭旋坐則喘促食則思嘔瞑則思睡其困頓憒敗之狀倏忽萬端蓋臣此病非一朝一夕之發十年羸病萬里行役積傷之證特因霧露炎暑而作病根深者其愈必遲旬月之頃理難完復刻日

趍朝次不敢冀臣若以一弊不獲之故難於再瑞而
不及今陳聞仍循延緩之際大禮遽迫致令　幸學
入學時環橋陪侍之班不備國子之官則其爲逋慢
之罪死不足謝豈可與常時瘝曠之律比擬而論哉
伏惟　天地之仁不委物於病父母之慈不納子於
罪憐臣病勢深痼察臣情事憫迫吸命遞去改授他
人則芹宮盛禮旣無虧闕而螻蟻微命亦得安心將
護待差登程庶及　迎詔之日獲與率舞之班豈不
萬萬幸甚僵仆中途瞻望重霄感淚薰心言不知裁
惟冀　聖明垂諒焉

擬上辛職疏 辛亥○全羅監司時將上以 王候未豫不果上

伏以無狀愚臣猥叨 聖眷分憂九重視蒙雄州渥分已踰感惶常切不意今者 寵擢之命迥出常除拔之銅竹之列畀以封疆之任專節制則古方伯也主風憲則外臺重寄也臣是何人遽膺茲選 榮光所被涕泗交集使臣如可以萬一勝此任則惟當走伏官次盡瘁圖報之不暇豈敢有他慮哉第以臣自知甚明自揣甚熟飛蚊負山力必不支老馬爲駒後將柰何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無似竊慕斯義請於未入之前自列其駑劣無能之實與

夫疾病不堪之狀而幸
聖明之矜察焉臣質本愚
蒼學未通方觸事憧然幾於不分皂白特以早事佔
畢幸忝科第厚竊虛名歷玷清班故聞其名而不知
其實者或疑其有一長可取而亦未嘗以幹局期之
至於儕輩中相知眞切者舉知其倥倥無用雖使好
而不知其惡者評之亦不敢謂有適用之才矣加以
稟氣虛薄少多疾病中年以後厚自保養不至夭札
而少失將護則風寒暑濕迭相侵凌軀殼雖完而眞
元已耗諸般敗證之中心病尤甚稍有觸動喜怒乖
宜才涉紛擾怔忡時作平居惴惴自持如保嬰兒僅

免爲往易之人而其羸悴虐多之狀不待精於醫者而知其危矣一朝坐之一路軍民之上責之以剸煩剖劇了辦財賦之事臣之顛沛覆跌縱不足恤奈國事何哉臣於十年之前曾按嶺南凡百策應動失機宜不久而心病大作狼狽而退彼時年尚少精神飭力不至昏耗而猶且不堪堪況今智不加長而衰邁已甚臣雖欲苟貪　恩榮冒昧當之其可得乎夫人之不可學而能者才分也不可強而行者疾病也如使廟堂諸宰誠知臣實狀如此則必不以百十斤擔子付之於僬僥而惟是擔子輕重擔不起者知之而旁

觀者不能察此臣之所以憂惶憫迫不得不自陳於
明主之前也目今財殫力竭兵怨民愁憂虞之象八
路同然而宵旰之所軫念南北爲最就其中瘡殘之
甚機務之煩南又最焉雖使左酬右應笑無遺策者
居之猶恐其或難而必以委之於迂腐庸亂已試不
驗之人嗚呼其危矣伏乞　聖慈諒臣苦意非出於
虛讓亦非出於便身自營之計特　許遞差更授可
堪之人以壯南門之鑰則國事幸甚邊民幸甚臣身
之幸有不足言矣

弊賞加疏壬子十月

伏以螻蟻微臣行已無狀一二年來罪纍山積玷名
蕆行靡所不有而 聖恩弘大終始保全拯之坑窞
之中置之平地之上生死肉骨不足爲喻粉身糜頂
豈能圖報惟思屏伏窮山歌詠 聖德生爲祝堯之
民死作結草之鬼不自意十六年前偶爾一言乃蒙
省記橫被 睿渥進階錄功滌垢收敘 恩數稠疊
過絕常典臣自聞 命以來驚惶震越手足失措誠
不知所以自處也夫所謂不虞之譽蔑能之賞古或
有之亦未有如臣今日之所蒙也臣請略陳其時之
事自列無功之狀而冀 聖明之裁察焉方丁酉倭

冠之再動也楊經理遣精銳逆戰于稷山聲言以大
軍乘之遂與麻提督悉衆出城　大駕亦隨其後至
銅雀江邊軍于平沙上經理請　先王相見坐定召
逆珖入對坐良久而罷自是以後道路傳說閭巷聚
談皆云經理稱賞逆珖他將官亦頗譽之夫以　聖
上元良之德正位春宮名號已定一國臣民須戴日
久彼其處豪將官或胡亂稱說豈有他慮獨慮當
初請冊奏中既以有病爲辭而彼方揚揚出入於班
列之間馳逐於華人所見之地若或事聞　朝廷則
恐有以增禮部之疑而藉執難之口此則一時長慮

遠識之人蓋不能無過計之憂矣厥後臣適忝冒言
地協同僚議請於接見天將時勿令隨　獨其意不
過憂其勢位之嫌偪事機之遲誤而已初豈知逆建
之有兇謀而能炳幾逆折如　聖教所衰乎大哉
先王之批若曰所謂有病非病不能行步之謂也然
依啓矣既　乞其請而必諭以此言者蓋以伊時華
人充滿城中我國朝野無異之者皆知其外具七竅
病在心而不在貌使華人見之而中實無有臣於此深知
不啻天壤而吾等之　啓如無　大聖人所見度越常情
不啻天壤而吾等之　聖批說破本狀則

華人見之或認爲修飾掩迹之計嗚呼其危矣以此而論則又不但爲無功而止也臣未知　聖明何所取於此而　褒錄之至此耶霍氏之犯止於奢縱人不知有叛狀而徐福獨能上書言其且有變請以時防抑之惟如此然後方可謂之炳幾方可爲之逆折兇謀也臣等之　啓特因有識之所共憂前無曲突徙薪之見後蔑終無火患之效而乃與焦頭爛額之人同受酒肉之餽無功食報莫甚於此設臣無恥豈不爲同席之所笑乎入臣事君政使竭力於危疑之際猶是職分而成功則天非力所及故古人有弊賞

而逃讓爵而不受者況臣自始至終了無絲毫宣力
之事而　寵命之隆如隕自天今若冒進而承當則
攘天之功罪莫大焉縱不能逃其敢受乎抑賞罰之
所以爲勵世之具者以其能慶善而威惡也如臣無
功亦倖　恩典則竊恐自今以後得之者無所慶而
不得者以爲怨是則緣臣無狀將至於上累　聖政
臣之罪至此而尤無所逃死矣此臣之所以夙夜兢
惶以榮爲懼終不敢泯默而冒受也伏乞　聖慈曲
垂照察憐臣惘迫之情非出於虛讓　收回成命俾
安愚分庶幾　上無僭施之賞下免貪冒之誅不勝

幸甚

辭副提學疏 癸亥四月

伏以臣稟質愚陋學術空踈雖嘗從事佔畢或有窺
斑之見乍明旋暗終無實得盖其鹵莽膚淺最出輩
流之下而蒙 先大王諒加奬賞處之帷幄 眷遇
之隆有非庸腐微臣所敢承當者臣常感泣圖報未
效涓埃 龍馭一遠無路追攀而臣之齒髮亦已衰
矣八九年來屏伏荒野目見時事日非民生日困憂
倫日斁義理日蝕淪亡之禍迫在朝夕則中夜不寐
俯屋長吁惟知一死爲他日自靖自獻之地耳及此

未死之日獲覩中興之年夫豈始望之所及哉此實
祖宗默佑天啓　聖衷迓續大命於綴旒之餘殆非
人力之所與也恭聞　正始之初未遑他務　先朝
舊臣之流落在外者悉皆甄録次第　收召而臣之
無狀與蒙　寵擢祐骫復肉死草生華古人所謂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者正說臣今日心情也
顧念臣愚陋之質老益鈍滯空踈之學久愈拋荒新
知不繼舊得已亡尋常分析章句講說文義亦恐不
足以仰備　顧問以副　選用之意況其進於此者乎
古人以君德成就責之經筵雖在重熙累洽席治守

轍之時尚謹其選不敢輕授況此興衰撥亂百度改
紀之日尤當十分慎簡必得如董裳所謂一時第一
人然後方可以薰陶 聖德補裨新化而乃以昏憒
倥傯最出人下者猥據首席臣之被人笑罵縱不自
惜獨不有損於始初清明之政而缺四方拭目之望
乎古語云擔子輕重惟擔不起者自知之今臣之不
任此擔必遭覆跌國人之所共明知不惟臣自知而
自憂也兼且險釁餘生累經震薄驚悸失性精神慌
茫頭眩腸痞腰疼脚痺之証迭出侵凌杜門蟄伏軀
命僅存久已無望於供世雖感激 恩命自力扶曳

寸寸前進今得造朝而其衰朽癃醜之狀實不合睨
侍　清光趍走周衛之行矣區區愚懇非出虛讓伏
乞　聖慈曲垂矜察特許遞改以授可堪之人公私
兩全不勝幸甚

陳情劄

伏以臣竊聞頃日慈中同僚有舉臣姓名請以頻數
引接者而猶未得其詳也昨見朝報備書其言至有
讀書養德之云而　聖明亦許以別例引接臣驚惶
隕越汗背及踈實不知所以自處也夫爲士而讀書
猶爲農而服田爲賈而通貨自是分內常事初非可

避之名臣亦粗嘗用力於此矣獨其所以用力者不
過尋行數墨考較同異以自談說而已非有研窮義
理反躬體驗之功則其不爲輪扁之所笑古靈之所
譏者幸矣至於養德之稱雖亦有淺深之別而在臣
分上全未有毫毛得力眞聖人所謂德之棄者而乃
以養德之名歸之其言之失於稱停亦已甚矣以臣
所有揆臣所蒙其得致身　經幄昵近清光隨行出
入備例趍蹌已踰渥分而聯席之地乃不相察必欲
於常例之外另垂　恩渥臣實未曉其意也又況同
僚之分有兄弟之義同心協力看匡不逮乃爲盡道

之事至於交相稱譽以欺父母豈兄弟之道乎此則當責於同案者而苦心所發不得不索言於 君父之前耳雖然彼豈欺 聖明者哉是必過聽人言不知臣之無狀萬不堪此也竊念臣性本伉拙識廉恥實無欺世盜名之念而一生不幸常得薦賓之名以學雕蟲幸占科第則人以爲實有文才世業單薄家不能温則人以爲簡於持身至於今日則又竊讀書養德之名以欺同僚上及 君父夫竊人之物猶謂之盜而況盜天之名乎內自循省無地逃罪既不能循墻而走如古人之爲則惟有自列其倥倥之狀

以暴於　四聰之下庶爲免罪之地前日入侍之時
切擬面達而顧念拙訥之言不能盡意或致　聖明
認爲謙讓則反不如泯默之爲愈囁嚅而不敢發數
日以來反覆思惟人既加之以萬不近似之名而已
乃仰首伸眉終無一言則是爲攘其名以自有而晏
然無愧恥之心臣有所不忍爲也且念政院記事之
例　經席之言不出朝報惟擧行條件及無發落取
稟則書今此二僚之啓既蒙　酬酢又無自下擧行
之事而騰之朝報雖未知其意之所在而千紙傳書
萬口喧播國人之知臣實狀者必皆掩笑而口罵之

矣設使臣貪戀榮光頑無恥獨不畏國人之言乎瀝血冒陳以爲自解之計誠出於不得已也衛之邑大夫出郊以見賢者初非大段舉措而詩人猶曰彼姝者子何以報之蓋憂其禮意之難答也今臣一碌碌常調官耳本非賢者而出入講讀又有常規萬一晉接之　命或出於規外則曠世異數豈臣駑劣所敢承當而必有以知人不明竊議　聖明者臣之罪至此而乞大矣臣之狼狽迫爲如何哉父之於子有號輒聽其所不願不強施之必使之安其心而後已君之於臣何獨不然惓乞　聖明特垂慈父之聽

使臣得安愚分得免狼狽得不爲國人之所笑罵亦
毋視爲謙讓奬以優答以重臣盜名欺君之罪則自
今至死之年皆　聖明之賜也不勝幸甚

辭藝文提學疏

藝文館提學者承　命驚惶若
伏奉　明旨以臣兼藝文館提學者承　命驚惶若
隕淵谷臣之本職已是不可堪之地而辭不獲　命
覥然冒據者猶有可諉焉蓋以章句之學是臣本業
而進讀之際考較同異以備顧問或可以粗效區區
庶幾螢爝之微仰裨日月之光耳至於提學之選乃
是文衡養望之地自非詞華煥發可以黼黻王猷者

莫宜居之故自　祖宗常重是任未嘗輕授未論
遠代只以臣之耳目所逮者言之前後名公居是任
者磊落可數曷嘗有如臣不才而冒處者哉　君父
之前不敢有隱臣於少時亦嘗學爲詞藻效嚬於駢
儷吟詠之文而竟不能工特以早占高科盜有虛名
故人或意其稍有文才而不知畫餅之無用於取飽
也中年以後疾病之所侵讒謗之所攻一息如綫百
念成灰杜門窮山無復供世之心則向所謂效嚬於
詞藻者已全然忘之矣文雖小技亦必以氣爲主以
不息爲功故古人之爲此事者莫不立之以刻苦之

心收之以盛壯之年今臣之頽惰廢業已如所陳而
犬馬之齒又六十一矣跬
研之間其路無由而強徒
跌獨不爲　朝家之失政乎臣誠憂懼不知所出惫
乞　聖明特垂矜憐巫許遞改以授可堪之人公私
幸甚抑臣於此竊有所大懼焉臣於前後有所不堪
則辭有所未安則辭者蓋已累矣無非出於赤心惶
懇之誠而一未蒙　許萬一　聖明視臣爲游辭餙
讓而借之以優奬則是君臣上下爲僞以相接也豈
不爲大段未安而臣之罪至此而大矣情窘所迫不

得不索言於　仁覆之下惟　聖明裁處焉

出仕後辨職疏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有所懷宜無不達況臣蒙被　殊遇不比踈遠當此人非鬼責交至之日若不披露心肝釐竭危悃是爲自外於　仁覆之下臣有所不敢焉臣竊聞頃日憲臣有以臣奉職無狀不稱任使之實陳達於　榻前而臣漠然不知晩始得聞雖其所論曲折有不得詳而略聞一二心膽已墮不寒而栗尋聞　聖慈諒察委曲開釋至於再三則臣以首頓地涕淚交零雖欲仰首自鳴已爲無用

之剩語矣第念臣雖無似其所處則重地也設有閒
漫之人談臣罪過於街巷之間在臣道理猶不敢靦
然冒處而況法府長官主一時公論而正議於咫尺
之地臣是何人乃敢委蛇盤礴坐抗公議有若自謂
無罪者然哉必且聽聞譁然怒之者以爲無所忌憚
賤之者以爲頓喪廉隅區區伉拙之心實不忍以身
蒙此詬也臣病根深痼眞元耗喪軀殼雖存精神已
離眞所謂扁鵲望之而驚者何敢託辭然其三告乞
免實爲此懼而非專爲疾病不堪也不圖誠意未孚
未蒙 恩許繼以 召命臨門惶恐隕越不得不抗

顔出肅臣之狠狽憫迫之狀至此而益甚矣伏乞
聖明終始矜憐曲賜陶鎔特命適差以全微臣進退
之義不勝幸甚

陳情乞適劉甲子

伏以臣於朝日詣閤門外将入侍　經席忽聞昨日
慈中延平府院君李貴詆臣以不論仁城事至以奸
入目之臣惶駭而退五內震越終不忍甘受此名而
泯默於　君父之前也夫李貴之欲防禁仁城出於
宗社之慮而終以保全　王子爲言其心可謂勤矣
臣雖迂腐有素亦不敢以此論爲非獨臣所慮者自

古疑之一字必爲讒口所乘而事變無窮常出於意
慮之外萬一他日事有難處或不能終始保全則今
日諸臣所以委曲宛轉長慮處變之意反歸虛地終
無以自說於人而其有傷於　聖德豈不大哉至其
所謂今率家屬入處　闕內以時接見施以親睦之
恩者聽之雖似甚美行之亦恐不妥其間事勢節目
之妨礙難便者姑置不論既不能保其人之毫無可
疑故爲之防護而令與至尊同宮而處綿以歲月
亦豈臣子之所得安於心乎臣又聞　王子之現出
賊招者不止仁城云若然則彼其間此處置豈能自

安必將次第驚憂朝夕莫保　聖明之世安忍使骨肉疑懼狼顧旁息復如廢朝之時乎今之憂國者以逆瑾爲徵而必欲先事而圖之故未免於鑒而多事非所謂物來順應行其所無事也臣意瑾适之變歷二百餘年而一有於　聖明之世已爲氣數之大變求之天理豈容再有設使有之　國家但當以處逆瑾之道處之而已此乃物來順應而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也前日　聖教有曰自古安有身無自犯之事而預講處置之道乎此可以一言而斷之而大聖人廣大之量超出常情眞不啻天淵矣人之智

慮有長短識見有高下不能相同而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違心詭隨以苟同於人而取媚於時也臣之素心以此爲恥故上年論桂之時不能聽人敦迫變其初議其終之引疾固是實病而亦以慈中詆斥之言極其峻厲故也心有不安則辭以有疾先賢亦多有此何可遽目爲詐乎此事既往今不宜多辨頃日李貴之將上劄也袖草本來示臣臣雖不能傾囷倒廩如上所陳而亦與之大槩商評貴之答有曰若以現出賊招爲請則他王子果必疑畏當論其庭請身犯之罪又曰入處關中則設有上變之

人指爲通謀亦無可虞吾當以身保之矣臣甚毅其氣而亦恐其言之太易而難踐故告之曰事機之變不可一一逆料謀始之日不可不熟慮而發其謂勸之速處者實不出於臣之口也臣之疾病作於使還途中而重於入城供職之後乞遞之告在於貴劄未上之前而特以連有　國忌享齋戒故未卽入啓耳若以此爲巧避此論則其冤甚矣出使之後僚議或欲如兩司上劄以一公論臣意以爲廟堂大臣深憂遠慮爲一時權宜處變之道固無不可吾輩迂儒也玉堂又與兩司有間一箇經宇顧非吾輩職守乎

既以此語同僚又以語右相申欽欽亦以爲然其謂
聞右相之論而不果陳劄者亦非臣之言也獨臣之
所負於　殿下者則有之焉既有愚淺之見而不能
自悉於　四聰之下以此爲罪則臣不敢辭亦嘗反
覆愚之臣之迂濶見事不敏膠於守常而昧於通變
正李貴所謂當束之高閣者其不敢自是已見強聒
力爭以沮撓廟筭者亦其理勢當然非欲爲惜身保
祿之謀也臣雖無狀亦嘗聞士夫持已之道矣平生
自守實不欲後於恒人幸際　明時過蒙　寵眷益
思砥礪廉隅報答　殊遇而乃於今日得此題目以

辱 聖明知奬之恩臣誠慚悸更無顏面自立於輩
流之間況於咫尺之地乎抑臣聞之古之大臣惟恐
人之不攻吾闕而今之重臣惟恐人之不與已同同
則喜而譽之不同則怒而罵之雖元老大臣同功鉅
卿亦加折辱略不顧忌未知此何等氣象耶以此謀
國則恐非國家之福而包荒大度之人或能容而受
之猶狹知恥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安能仰其鼻息
聽其脅制有如轅下之駒哉臣非喋喋自爲分疎亦
非悻悻見於其面實以前日既被不忠之斥今日又
得奸人之名雖欲貪戀榮光冒玷清列 殿下亦安

用頑鈍無恥者以蟊名器哉伏乞　聖慈憐臣愚昧
察臣情事亟許遞斥以厭公議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乞遞疏

臣伏見延平府院君李貴劉子詵斥臣不遺餘力至
謂堤适之輩緣臣得售兇計若然則臣爲人理之所
不容而流放竄殛不足以議臣之罪且觀其前後語
勢意指似欲照臣以二心之律人臣既負如此之謗
則理難自立於士夫之列以爲　清朝之辱況臣所
據本職是何等清選而乃敢委蛇盤礴靦然不動有
若無罪之人哉雖蒙
聖慈憐察不欲論以有司之

法而亦當鐫削職名屏退田里使得杜門省愆免爲
明時枉死之鬼乃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臣於昨日
卽欲控疏自列而連日瀆擾分義未安有所不敢反
覆思之不能終默不免昌首悲鳴臣無任望　恩知
罪憫迫屏營之至

乞行遣劄

伏以臣本以衰朽之質重遭震薄驚悸憂惶病日益
深謹具辭單懇乞速賜改而未獲　恩命其豈日乃聞
延平府院君李貴又上劄萬餘言暴臣罪惡至有人
臣所不忍聞者云在臣分義不敢晏然於　聖載之

下追伏荒郊屏息俟　命今已九箇日矣而　嚴譴
不行公議不發臣於此時愈增悚惕措身無所既不
敢循例再告有若無罪之人又不能昂首悲號以干
自明之誅跋前疐後實不知所以自處也雖然疾痛
則號父窮困則號天乃其至情所發今臣抱此憫迫
之懷何敢嘿無一言自絕於　仁覆之下乎正使
聖度包荒朝論含垢或慮因怒之言未免溢惡不欲
加之以有司之法亦當除名通籍絕迹清班使無為
士夫之羞不宜全然置之而不問也孟子曰恥之於
人大矣今夫爾汝之稱不至甚恥而且欲克其無受

之實義之用也況人加我以不測之名我乃自謂無此而揚眉吐氣傲睨言者以爲無如我何則其人之無恥而不義不亦甚乎臣雖無狀亦不至此竊料聖明必不忍使臣爲此事爲國人所笑罵也伏乞聖慈憐臣情事危迫察臣蹤迹狼狽特降指揮早賜決遣使孤　恩負罪抱病瘴憂之臣得免於彷徨歧路窮處無歸則雖嶺海之遠猶　殿陛之近也慚惶之極言不盡意惟　聖明諒察焉

再劄

伏以臣積戾孤　恩負謗如山一劄鳴哀正犯干冒

之誅而　聖批溫諄委曲開諭拯之不測之淵置之平地之上臣以首頓地涕淚交進誠不自知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惟思粉身糜頂以答　殊遇而不敢復有他念第臣今日自靖之義只有奉身而退乃爲正當道理不可移易而恐　聖明或未深察於其故臣請昧死言之士君子之所以異於鄙夫者無他以有廉恥一節耳若於此放過則是亦嗜利冒進之流卽與患失者奚別哉是以古之君子遭時遇主卷懷而去者間亦有之彼豈薄於君臣之義而忍於永訣哉必其心誠有所不得已也臣之無狀何敢動引古

人然於士夫出處之道難進易退之義則亦嘗講之
熟矣而今之所被惡名乃是天地不容之罪雖蒙
聖慈過於矜憐不知其惡而　慈中所論兩劄所陳
傳之萬口揣之四方縱使臣果無負犯又安能戶至
而人喻之乎於是而靦面　清班盤礴舊席有若初
無羈累之人則眞所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臣雖
頑甚實不忍以身蒙此恥也臣聞李貴之草劄未上
也有甲者止之曰此劄若出此人必去如何貴曰此
奴是貪官漢雖批頰令去亦不去矣嗚呼其待士夫
可謂薄矣昔呂蒙正之罷相太宗謂左右曰蒙正望

復位目穿矣錢若水聞之歎曰陛下輕宰輔如此此
蓋無一人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遂
翩然有拂袖之志終爲親於其身猶且激昂如此況
至於詬辱而錢若水不親於其身猶且激昂如此況
臣躬遭不測之謗而晏然則嘑蹴
之食亦可安而受之豈有身爲士夫而曾乞人之不
如哉臣又聞有乙者止之復如甲者之說則答曰渠
雖乾死都下必不能南歸歸則當不免交通謫客推
戴仁城之言矣嗚呼此乃十餘年來爾瞻繼男輩謀
陷異已之故智而一朝忽發於元勳大臣之口臣聞

之毛骨竦然不寒而粟以此疑人則人何所措手足乎必將驚懼憂疑不能自保復如光海之時矣豈獨一微臣之不幸哉雖然使貴果有禍臣之心則必不公然對人發此說是不過恐喝臣使不得去耳夫既詆斥之使不能自安於朝著又欲恐動之使不得自放於鄉曲其窘戚人亦已甚矣臣與李貴少相善許以意氣往在　先朝臣爲鄭仁弘所誣貴上章辨之其相厚相急自來如此而今以一言不合之故乃忍擠之於井而復下石焉實未知其意之所在也夫仁城之死生何預於廷臣而實狀未著之前咸欲其無

死者是乃赤心愛　殿下耳豈有一毫私愛於彼哉
雖以李貴之憂國如狂亦以保全爲言者其心亦
若此耳何不以已度人謂人如已而乃以樹功疑人
耶若如此言則是袁盎陰貳於淮南厲王而寒朗爲
楚王英之腹心也豈不僨哉天日下燭本不足辨而
冤氣滿腹不得不吐出一已然亦不敢索言者誠欲
仰體　聖意也臣之情事亦甚苦矣臣聞古人之言
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今
臣犬馬之齒已六十有二矣環顧平生無一善狀而
然於廉恥一節不敢苟且今若抗顏再入爲人所笑

則舉平生而盡棄之矣豈不悲哉伏惟　聖慈眷愛有素如蒙特賜矜察亟許遞免使得脫身紛囂杜門丘園省愆改過修身俟死免爲人所賤惡之物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區區志願此外無他惟　聖明垂諒焉

三劄

伏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夷險惟命之從雖赴湯蹈火有不敢避而況　賜以温諭滌其瑕垢申之　召命促令入侍在臣分義惟當急起趍赴不敢趑趄而及復思之畢竟難進二字終前倚衡

有難於抗顏者此是善惡之心由中發現非有一毫
矯飾亦非有一毫悻悻之念也竊念君之於臣猶父
之於子至情所在與之聚之無奪其志無強其所不
願乃是慈父之事而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惟在於
此且臣稟賦虛薄心氣本弱自經震薄以來眞元耗
損疾病日深僵仆呻吟實無筋力可以就列傳曰爲
不善於顯明之地者人得以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
地者鬼得以責之正臣之謂也伏乞 聖明曲垂諒
察許遞職名使免狼狽窘迫進退無據之患不勝幸
甚

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心有所疚義在必退瀝血呼籲至再至三不敢避瀆擾之誅誠出於窮蹙憫迫之情而非徒譴斥不行及有　寵擢之命臣實不料　聖明之不察下情一至於此也譬如疾病之人宛轉號呼痛不自忍而旁人不察旁人猶可父母而越視之臣安得而不冤乎至其彈墨未乾而　恩麻遽宣則不惟臣內自循省未免有上九鞶帶之嫌於　聖上待重臣之道亦未爻當而國言必有爲之不平者豈不爲左大夫安乎且念三司之長地望雖均至於振肅朝綱糾劾

官邪使百僚有所畏而不敢干則憲府之任最重而
難稱必得自及常直爲人所憚者而居之方可以恢
張清議不落風采今臣正所謂自救不給者尚何以
非諸人乎不過包羞就列緘口度日而已世間安有
如此憲長又安有用如此憲長而國不受其害者乎
伏願　殿下深加省念收回誤授之　恩改畀可堪
之人使臣得以追就散地自安愚分公義幸甚私慰
幸甚

舜大司憲劉

伏以君子之立身事主以不自失爲貴故有所未安

則不敢苟焉聖人之撫世御下以通其志爲務故其所不欲則不強使之此所以情意交孚上下相親而究其終之所成就則君得其仁臣得其義各止其所當止豈不美哉是故不擇乎義而但以承順爲恭者臣子之罪也不察其顏而徒以爵祿苟榮者君上之失也臣伉拙無能謬蒙任使涓埃未報曩畿如山上辜 恩遇下虧名行求之時義只合追蔵屏伏呼籲不止一再始所 嚴譴中求罷斥終乞速免蓋其所望愈輕而情勢愈戚 聖批愈懇而狠狽愈甚至於新受職名又是風憲重地不惟求退得陛在臣決無

可受之義抑亦當罰施恩在　聖上亦未免爲失政之疵也區區望幸之心猶謂三告必允所請以保疣孤蹤使得逡巡引退不至顚沛而今又失所圖矣驚惶窘迫置身無所實不料　聖明之不察下情一至於此也抑嘗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愼也臣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追者則雖重被物議不許辭避爲其臣者亦貪戀寵眷曷然不去一夫先之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成習俗終至於廉恥掃地利慾滔天而國無所賴

然則一夫進退其關於風俗者果何如也目今朝著
清明縉紳相讓蓋無一人忘恥而冒進而　殿下乃
欲使臣克一夫之數以啓無恥之習嗚呼　殿下之
待微臣無乃薄乎臣身雖不足愛獨如國事何哉頗
殿下加之意焉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臣於此職終不敢就伏望　聖慈曲賜憐察卽
許遞改無使臣終始相持陷於違忤之誅乃爲情意
交孚之美也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詩
曰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臣之望　恩於　殿下者不
翅如天如父毋矣如此而未蒙矜諒則是至誠亦有

所不動豈有是理惟　聖明洞燭而陶鎔之千萬幸甚

辭副提學狀

臣本月初七日祇受承政院書狀恭審　聖旨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令臣乘馹上來者臣愚陋無能猥蒙　眷遇奉職不稱自速官謗倘微　聖明憐察曲賜保庇以遂其願則臣之狠狽顚隮爲世所鄙庸有極乎追伏窮山感戴　洪恩薰心銘骨寤寐不忘不意茲者　召命又降犬馬戀主自其常性豈不欲扶曳趁走以應不佞駑之義第臣塵羸衰瘁不堪從官

之狀非徒國人知之亦
殷疾病之中頭眩腹痞一
發動尤多頃日適　命
避沾濕蓋恐旋有　除令則不敢輒歸故也舟行六
日衝犯霧雨陸走四日觸冒暑毒間關踰嶺得返故
居而勞頓感傷之餘宿疾乘時重發熱蘆頭面疼滯
中焦有時昏悶迷塞不辨四到良久而定元氣虛耗
僅存一綫四體萎薾不能運動要之蒲柳早衰本非
陳力之時暑雨長程尤無得達之路僵仆私室不任
起發瞻望　雲霄但有霑灑所有新授職名及兼帶

藝文館提學元子師傅幷
以尋生路不勝幸甚
許遞改使得安心調理

思伏先生文集卷之六